



74
6640
43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永盧昌曾

李太保總督蘇有鄰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副使元和宋堯

參校

吉禮一百十一

大夫士廟祭

儀禮少牢饋食禮

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于廟之禮于五禮屬吉禮疏鄭知諸侯之卿大夫者曲禮下云大夫以

索牛用太牢是天子卿大夫明此用少牢為諸侯之卿大夫可知備尸是卿不備尸為下大夫為異也

敖氏繼公曰此篇言大夫祭其祖之禮

欽定義疏特牲少牢皆無言及廟主之文漢儒因謂大夫士無主然左氏傳哀十六年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祔于西圃杜注云祔藏主石函則大夫有主矣大夫有主則士亦未必無之若無主則廟中以何者依神而祖禰何以別乎此經不言主者亦以植祭無

木下中也

寄贈

迎主之事故也

少牢饋食之禮

注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于牢而芻之羊豕曰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

但非一牲即得牢稱若一牲即不得牢

日用丁巳

注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甯自變改

皆為謹敬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

蕙田案日用丁巳用丁若己之日己十干戊

己之己非十二支辰巳之己

筮旬有一日

注旬十日也以先月下旬之己筮來月上旬之己

疏若丁己之外辛乙之等皆然鄭必言來月上旬不用中旬下旬者吉事故也

執筮右抽上韞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

注史家臣主筮事者

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

妃配某氏尚饗

注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

薦進也進歲時之祭事也皇君也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為諡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諡謚與族公命以字為展氏是也若仲叔季亦曰仲某叔某季某也某妃某妻也合食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

疏春秋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桓十四年己亥嘗此等皆不獨用丁己之日也

楊氏復曰上文日用丁巳謂十干丁日己日也如丁亥己亥之類是也下文來

日丁亥亦舉一端以明之耳注家乃云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無則苟有亥焉

可也此則不論十干之丁己而專取十

二支之亥以為解其失經文之意遠矣

敖氏繼公曰此惟云丁亥特見其一耳必言丁亥者以其為六丁

之末者故設言之也未者且用則其上者可知矣巳日亦宜如之

欽定義疏疏引春秋諸祭日見凡柔日皆可用不但丁

己也上云丁己亦舉之以見例耳歲事四時之祭事

春露秋霜之義亦不疏不數之期也則歲以四舉明

矣稱祖之字諱名不諱字如子思作中庸稱仲尼是

也注謂大夫因字為諡蓋生時名字兩稱卒哭乃諱

則諱其名而專稱字字有諡之義非以此直為諡法

之諡也以某妃配某氏所謂同几精氣合也陰統于

陽故但祭其祖而妣已兼之矣若祖歿而妣尚存者不用此辭可知也以某妃配若言伯某之妃也又舉某氏以實之

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贛左執筮右兼執贛以擊筮

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常如此未的假爾大筮以下即述命之辭疏云述命訖乃連言離而為二非也

乃釋贛立筮乃釋贛立筮五尺立筮由便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

若不及至也遠日

占東面

敖氏繼公曰退退于其位也此占者亦常三人

吉則史贛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

若不及至也遠日

蕙田案以上前十日筮日

宿 注宿讀為肅肅進也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既戒諸官以齋戒

戒尸 注前肅諸官之日又先肅尸者重所用為尸者又為將統

蕙田案前宿一日祭前三日也疏云當祭前二日盛世佐云祭前四日俱非

大夫士廟祭

三

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為尸尚饗筮卦占如初注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神也不前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土異疏曲禮父在不為尸注云尸卜筮無父者若然凡為人尸者父皆死矣死者當諱其名故上某是尸之父字下某為尸名以不稱名是尊鬼神也

蕙田案此祭前二日也盛世佐謂戒尸之明日即宿諸官之日而以特牲禮前期三日之朝筮尸為與此同其說非是

吉則乃遂宿尸祝擯注筮吉又遂肅尸重尸也既肅尸乃肅諸官及執人辭又有祝其傳命者士卑不嫌兩有與人君同此大夫尊下人君故闕之

蕙田案云乃遂則即筮尸之日盛氏世佐以為此前祭一日事與筮尸隔越兩日亦非是下云若不吉則遂改筮尸文在宿尸之後則筮尸宿尸同為一日益明

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尸注告尸以主人為此事來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注尸不拜者尸尊若不吉則遂改筮尸注即改筮之不及遠日疏此決上文筮日不吉遂遠日者以口為祭祀之本須取丁巳之類故須取遠日後旬丁此筮尸不吉不須退至後旬故遂不待遠日也

蕙田案以上筮尸宿尸及宿諸官

既宿尸反為期于廟門之外注為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之期為期亦少時也言既肅尸反為期明大夫尊肅尸而已其為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疏宿尸及宿諸官與為期皆于祭前之日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于子注比次早晏在于子也主人不西面唯尸不來也

郝氏敬曰比猶隨也

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注且明且日質明

蕙田案特牲祭前三日筮尸前二日宿尸宿

賓前一日陳鼎告期少牢前三日宿戒尸前
 二日筮尸宿尸前一日請期皆可準經以推
 而諸說多淆雜如特牲筮尸經明言前期三
 日之朝矣下云乃宿尸宿賓則未知其為即
 日為明日今據宿賓下云厥明夕有陳鼎拜
 賓視牲告期等事又云夙興則祭日視殺陳
 設等事矣則宿尸宿賓之為前二日于此可
 推若依敖君善筮尸宿尸宿賓同在祭前三
 日則下云厥明夕云夙興文不相接轉其誤
 可知少牢云前宿一日宿戒尸此祭前三日
 注疏以為前二日盛世佐以為前四日皆非
 是云明日朝筮尸此祭前二日注疏以為前
 一日盛氏以為前三日同于特牲筮尸之期

亦皆非是云吉則乃遂宿尸言乃遂明同日
 為之盛氏以為前祭一日亦非是至宗人請
 期曰旦明行事則祭前一日之事諸家竝同
 無誤二禮所以不同者少牢有宿戒尸而特
 牲無之大夫尊尸益重儀益詳也特牲筮尸
 前三日而少牢前二日士無宿戒然當三日
 致齊之時未可缺然無事故筮尸較移前一
 日且第二日宿尸又多一宿賓之事難以一
 日併行也特牲宿賓而少牢不宿賓者大夫
 于賓有君臣之分無煩親肅不宿賓而止宿
 尸可與筮尸同日行之也諸家以意推測與
 經不符而郝京山則云禮文多錯舉一日至
 三日皆可筮則尤為鶻突矣

蕙田案以上宗人請祭期

楊氏復曰少牢禮與特牲禮輕重詳略不同少牢禮日用丁巳者注云取其合名丁自丁甯己自變改皆為敬謹之意特牲不諏日者士卑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必諏丁己之日如大夫禮元冠一冠冠兩服其一元端其一朝服朝服重于元端特牲士禮故筮則元端至祭而後朝服少牢大夫禮筮與祭皆朝服也特牲筮人筮筮人者官名周禮春官有筮人是也少牢禮史筮史者家臣主筮事者所謂府史是也特牲坐筮少牢立筮不同者注云士著短故坐筮御大夫著長五尺故立筮各由其便也特牲少牢皆筮尸但特牲無宿戒尸之文少牢宿戒尸而後筮者重所用為尸者亦大夫尊儀益多也特牲有宿賓之禮少牢不宿賓者大夫尊肅尸而已其為賓執事者使人肅之特牲無為期少牢為期者重其事也為期之日主人門東南面不西面者大夫尊于諸官有君道也

陳氏禮書士前祭立于廟門者五筮日一也筮尸二也前祭之夕將視濯具揖入三也既視復外位而請期四也祭之日視殺指入五也大夫前祭立于廟門者四筮日一也筮尸二也既宿尸而請期三也祭之日視殺入四也

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

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

退注到擊皆謂殺之此實既省告備乃殺之文互者省文也尚書傳羊屬火豕屬水疏案特牲視牲與視殺別日今少牢不言視牲直言到擊告備乃退者省文也祭義云君宰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向耳諸侯禮殺于門內此大夫與特牲士皆殺于門外者辟人君也

楊氏復曰雜記曰大夫冕而祭于公升而祭于已士升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耳其餘皆元冠與士同陳氏禮書大夫士無裸禮故殺牲而後迎牲迎牲而後迎尸天子諸侯有裸禮故迎尸而後迎牲

欽定義疏東上羊在東豕在西也

蕙田案以上視殺

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注雍人掌割烹之事者爨也

在門東南統于主人北上羊豕魚腊皆有甕甕西有饗凡概者皆陳之而後告潔

敖氏禮公曰概猶拭也既筮日而宗人命概皆已濯之故此但概之為去塵也

廩人概甑甑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注廩人掌米入之藏者甑

如甑一孔匕所以匕黍稷者也古文甑為丞疏案冬官陶人職云甑實二鬲厚半寸唇寸甑實二鬲厚半寸唇寸匕穿鄭司農云甑無底甑以其無底故以一孔解之上雍人匕肉此廩人匕黍稷

敖氏禮公曰甑則炊之匕則出之

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觶凡洗筐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筐卒概饌豆籩與筐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 大夫士廟祭

東南當東榮

注放猶依也大夫攝官司司宮兼掌祭器也

郝氏敬曰豆至篚其九器而篚即盛勺爵孤解者卒概拭畢也房中之篚盛主婦獻酬之易爵也放置也陳氏禮書士遠君而伸故視濯具與視殺異日大夫近君而屈故視濯具與視殺同日

蕙田案以上概器

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

注魚腊從羊膚從豕統于牲 疏上文概鼎時鄭云羊豕魚腊皆有籠今陳鼎宜各當其鑊此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故云魚腊從羊膚從豕其實羊豕魚腊各有鑊也土虞禮則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鑊在其南士之魚腊皆有鑊則大夫魚腊皆有鑊有籠也

郝氏敬曰陳鼎五羊豕魚腊膚也鑊大釜以煮肉陳鼎就鑊以便升也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臠膊胙正脊一脰脊一橫

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竝腸三胃三舉

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

注升猶上也上右胖周所貴也髀不升近殿賤為正脊先前脊後肩而反猶器之絳也竝併也脊脊骨多六體各取二骨併之以多為貴舉肺一凡食所先舉也祭肺三為尸主人主婦 疏上一體言一者見其體也下言皆二骨以竝見一體皆有二骨也凡牲體四支為貴故先序肩臂臠膊胙于上是尊然後序脊脅于下是卑二骨以竝據脊脅可知也

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臠膊胙正脊一脰脊一橫脊

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竝舉肺一祭肺三

實于一鼎

注豕無腸胃君子不食鬪腴 疏下文云膚九而組亦橫載革順故知膚是膾革肉也

一純而鼎腊用麋

注司士又升副粹者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 疏下經云司士三人明是副粹者非升豕者可知粹亦副

卒脅皆設局鼎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

注北面北上 鄉內相隨 郝氏敬曰齊烝同升也卒脅升鼎畢也

蕙田案牲體說詳見前宗廟制度門

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於皆有鼎甒有元酒

注房戶西室戶東也樹無足禁者酒戒也大夫去足改名優尊者若不為之戒然 疏特牲用樹仍云禁此改名樹是優尊者若不為神戒然鄉飲酒雖是大夫禮猶名斯禁者尋常飲酒異于祭祀也

敖氏繼公曰於即所謂於禁也惟言於文省耳設尊即加幕者甒其無蓋與

司宮設盥水于洗東有料設篚于洗西南肆

注料料水器也凡設水用盥沃

盥用科禮在此也疏設水用盥沃盥用科言凡總儀禮內凡用水者皆須盥沃之沃盥水者皆用料為之士冠禮直言水在洗東士昏鄉飲酒特牲記亦云然皆不言盥器亦不云有料其燕禮大射雖云盥水又不言有料故改饌豆邊于注總云凡此等設水用盥沃盥用料其禮具在此故餘文不具

饋設

東面

敖氏繼公曰案注云饋設東面以見其異者此耳

小祝設槃匱與篚巾于西階東

注為戶將盥

蕙田案以上實鼎陳設器饌

敖氏繼公曰禮文多互見如特牲言鼎不升則兩髀可知獨戶組云不用髀則是獨性組猶用也故祝組有豕髀少牢神組言羊豕髀不升則特牲神組可知少牢用麋特牲用兔可知少牢尊兩瓶元酒於禁幕不言覆兩瓶明日卒奠皆互見也他可類推

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

注為將祭也疏自此盡革順論祭時將至布設舉鼎七載之事

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

注布陳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席東面近南為右疏案

特牲云祝筵几此司宮設席祝設几大夫官多故使兩官共事亦是接神故祝設几也

蕙田案以上即位設筵几

主人出迎鼎除鼎士盥舉鼎主人先入

注道之也主人不盥不舉疏特牲主人降及

賓密士禮自舉鼎大夫尊不舉故不盥

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啟二

尊之蓋幕奠于楸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枋

注二尊兩瓶兩尊用之元酒雖有不酌重古如酌者然也

鼎序入饗正執一七以從饗府執四七

以從司士合執二俎

注相助

以相從人

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為下七皆

加于鼎東枋

注膚為下以其加也南于洗西陳于洗西南疏膚為下門外有俎據鼎所陳則膚在魚上今將載于俎設之最在後故須分別之也羊無別俎而豕有膚俎故謂之加

郝氏敬曰陳鼎以羊豕魚腊膚為序

俎皆設于鼎西西肆所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

注所俎在北將先載也異

其設文不當鼎人者明親臨之古文札作七

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杙

注長杙者長賓先次賓後也主人不杙言就主

欽定義疏下文明言佐食二人升羊豕司士三人升魚

腊膚升之者即杙之者也據公食禮大夫長七舉鼎

之左人載士虞禮佐食及執事舉鼎人長在左左人

匕佐食及右人載皆一七一載對言若一人七又一

人升則無位置之法矣注以賓為長賓次賓于下經

不合又案易稱震驚百里不喪七鬯百里者諸侯

之象是諸侯于廟祭七牲薦鬯必親之也周官大僕

贊王牲事注謂殺牲七載之屬是天子亦親之也少

牢大夫不親七下人君也特牲士親七卑不嫌也

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

沒其載于所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

于所橫之皆如初為之于爨也

注牢羊豕也安平也午割其下于

使可絕勿沒為其分散也所之為言敬也所以敬尸也

周禮祭尚肺事尸尚心舌心舌知滋味今文切皆為刊

佐食遷所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

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臠膊骼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

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竝腸三胃三長皆及俎

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臠膊骼在兩端脊

脅肺肩在上

注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各有宜也拒讀為介距之距俎距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者此是在俎之次俎有上下猶牲體有前後故肩臠在上端臠在兩端脊脅肺在中其載之次序肩臂臠正脊脰脊橫脊代脅長脅短脅肺腸胃臠膈也在雞足為距在俎則俎足中央橫者也此經即折前體肩臂臠兩相為六後體膈膈兩相為四短脅正脅代脅兩相為六脊有三總為十九體唯不數數二通之為二十一體二般正祭不薦于神尸故不言是牲體之數備于此上經云升于鼎此經云載于俎是載備于此也

蕙田案凡牲體有豚解有體解豚解者解牲

為七體一脊兩脅兩肱兩股也脅者肋骨亦

謂之胎肱者前脛骨謂之肩股者後脛骨謂之髀胎及肩髀皆以左右分通一脊而為七體體解者即豚解之七體而折解之為二十一體折脊骨為三前為正脊中為脰脊後為橫脊脊骨三前為代脊中為長脊亦名正脊亦名幹後為短脊合左右兩脊為六肱骨三上為肩中為臂下為臑合左右兩肱為六股骨三上為髀中為肫亦名膊下為髀合左右兩股為六也至正脊之前肩之上當頸處謂之脰亦謂之脰骨之下後足之末近蹄者謂之穀脰一而穀兩皆不在正體之數少牢饋食所陳凡十一體而鄭氏以為牲體之數備于此者蓋肩臂臑合兩肫為六膊髀合兩肫

為四短脊正脊代脊合兩肫亦六脊有三總為十九體兩髀雖以近竅之故賤之而不升然究屬正體通數之得二十一體則牲體之數備矣特牲尸俎用九體肩臂臑膊髀正脊橫脊長脊短脊而無脰脊代脊

又案肺上不言腸胃省文耳敖氏以為文脫張爾岐以肩為胃字之誤皆非

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注進下變于食

生也所以交于神明不敢以食道敬之至也鄉飲酒禮進豚羊次其體不言進下互相見

張氏爾岐曰食生人之法進轉轉骨之本下骨之末進下者以骨之末向神也

敖氏繼公曰進下謂以每體之下鄉神位

盛氏世佐曰無腸胃著其異于羊者

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

腍

注石首進腍亦變于食生也有司載魚橫之少儀曰羞魚者進尾放氏繼公曰魚之進腍猶牲之進下也魚以腍為下髻為上右首而進腍則亦腹右矣士喪奠用食生之禮其魚則左首進髻與此異也其性相附故曰鮒

腊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

注如羊豕凡腊之體載禮在此疏諸經唯有腊文無升載之事唯此有之

蕙田案獸肉之乾者謂之腊腊亦先豚解次體解與解牲之制同一純而俎謂全載于俎如牲也

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

注列載于俎令其皮相順亦者亦其骨體疏此膚言橫則上羊豕骨體亦橫載可知

蕙田案以上舉鼎七載

卒盥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

面主人從戶內西面注將納祭也疏自此盡主人又再拜稽首論先設壇為陰厭之事也主婦被錫

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醯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

人亦被錫衣侈袂執葵菹羸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

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注被錫為髮

鬻古者剔髮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髮鬻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紒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袂尺八寸韭菹醯醢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葵菹在北紒今文錫為錫羸為蠲

助祭皆紒衣服則同也欽定義疏召南詩被之僮僮毛傳云被首飾也鄭箋云

此即周官所謂次也孔疏云被即次也追師掌為副

編次注云次次第長短髮為之據此則被乃婦人首

飾之名周官追師掌王后首服副編次注疏謂三翟

衣首服副副所以覆首鞞衣展衣首服編編編列髮

為之祿衣首服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禮

記夫人副禕立于東房詩衛風副笄六珈此副也詩

召南被之僮僮被之祁祁此主婦被則次也

故氏繼公曰錫錫通皆當作緣字之誤也緣緣通內司服職曰緣衣素沙是也內子祭服緣衣而又侈其袂焉所以甚別于士妻之祭服也卿大夫之妻展衣為上緣衣次之此自祭于家故服其次者辟助祭于公也邢氏敬曰錫光澤也如錫衰之錫漢人云曳阿錫侈袂大袖也

欽

定義疏周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緣衣鄭注賈疏三翟衣皆祭服王后禕衣二王後之夫人亦禕衣侯伯夫人揄翟子男夫人闕翟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其夫孤則服鞠衣卿大夫則服展衣士則服緣衣也此六服之序上文主婦之被既為次則錫衣當是緣衣緣字與緡相似一訛而為緡再訛而為錫有由然也 又案玉藻士祿衣亦謂其妻也追師注衣鞠衣展衣者服編衣緣衣者服次次亦名髮髻采蘋詩又謂之被則被字自可以髮髻釋之不必改

讀被錫二字為髮髻也古者男女吉凶之衣衣身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袼則一尺二寸其下圍殺之侈袂者蓋不圍殺其下而袂亦二尺二寸耳婦服雖連衣裳而衣裳固各自為度也若三尺三寸則衣太長裳太短不稱其體矣况男子之殊衣裳者乎說見喪服記 又案特牲士妻主婦綃衣疏云綃衣六服外之下者以士妻緣衣外更無衣故特牲自祭辟助祭于公則服六服外之綃衣若大夫妻助祭于公服展衣少牢自祭則有士妻之祿衣可服又何必服六服外之綃衣耶鄭注大夫妻尊亦衣綃衣未確

蕙田案莊子禿而施髮即此被字錫漢樂府云曳阿錫注云細布言布滑易如錫也以細布為衣而侈其袂即祿衣也祿衣與綃衣俱

以布為之服祿衣者首服次次即被也

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
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
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注相助也

蕙田案此設五俎于尸席執俎之人以序而
升相從而入相如字不必讀作去聲

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益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
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
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
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注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
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

敦氏繼公曰金敦以金飾之
也四敦皆然特見其一耳

欽定義疏凡敦皆有首足士喪禮用瓦敦而曰面足有
足則有首可知是首非飾也啟會而猶云面足則首

足之象亦不專在于蓋矣此以金為飾則瓦敦其不
飾者與特牲禮先云兩敦後云佐食分簋鉶二者互
言之則一器而二名明矣至其形制前人訖無定說
闕之可也

蕙田案此主婦親設四敦敦形似獸而首向
南耳注何所據而必象龜形耶

祝酌奠遂命佐食啟會佐食啟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

注酌奠酌酒為神奠之後酌者酒尊要成也特牲饋食禮曰祝洗酌奠奠
于鉶南重奠之 疏迎尸之前將為陰厭為神不為尸故云為神奠之

高氏愈曰諸侯有鬱鬯以灌地降神大夫無之
止酌酒奠神而神若來享之故祝遂出迎尸也

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曰孝孫某敢用
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
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注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嘉薦菹醢也普
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

有黍稷春秋傳曰奉盛以告曰絜粢
豐盛謂其二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張氏爾岐曰牲物異號以殊人用也

蕙田案以上迎尸之前設饌祝神曰陰厭

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

入門右尸入門左注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特牲饋食禮曰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祝入門右者辟尸盥也既則後尸

于所論尸入正祭之事疏自此盡牢肺正脊加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匱

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篋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

于槃上卒盥坐奠篋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篋興

以受尸巾注庭南設雷 疏庭南者于庭近南是設盡門屋雷近門而盥也是以特牲亦云尸入門北面盥繼門而言即亦此沒雷者也

蕙田案舊監本脫以授尸坐取篋興七字今

依敖氏本及新刊本添入

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周禮曰大祝相尸禮祝從從尸升自西階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注祝接神先入宜也

蕙田案以上尸入

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左注主人由祝後而居在左也祝從尸尸即席乃

祝主人皆拜安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注拜安尸拜之使安坐也尸自

此答拜遂坐而卒食其間有不啐奠不嘗劍不告旨大夫之禮尸彌尊也不告旨者為初亦不饗所謂曲而殺

盛氏世佐曰不祝饗與士禮異者以有饋尸于堂之禮故略之與

祝反南面注未有事也墮祭爾致官各肅其職不命

敖氏繼公曰安尸事畢也南面云反以見從尸入時位在此

蕙田案以上安尸

尸取韭菹辯煇于三豆祭于豆閒上佐食取黍稷于四

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

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注牢羊豕也同合也合祭于俎豆之祭也黍稷之祭為墮祭將食神餘尊之而

祭之今文辯為編 疏陰厭是神食後尸來即席食尸饌鬼神之餘故尸亦尊神而祭之

楊氏復曰切肺祭肺也三取其一也俎豆當作菹豆

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

大夫士廟祭

四

上右之

注爾近也或曰移也右之便尸食也重言上佐食明更起不相因

楊氏復曰案賈疏授尸下有尸受祭肺四字

主人羞所俎升自阼階置于膚北

注羞進也所敬也親進之主人敬尸之加疏為尸特加故云

蕙田案此主人親設所俎

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韭菹之南下

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設于羊鉶

之南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

注芼菜也羊用若豕用薇皆有滑疏芼菜者菜是地之芼知羊用若豕用薇皆有滑者案公食大夫記云鉶羊牛藿羊若豕薇皆有滑是也

蕙田案此二佐食羞羊鉶豕鉶

食舉注舉牢肺正脊也先食啗之以為道也疏謂牲舉肺脊以授尸注肺氣之主也脊體之貴也先食啗之所以道食通氣是也三飯

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臍之佐食受加于胙注幹正脊也古文幹為肝疏上文食舉是正脊故知此食幹亦先取正脊也

豆設于薦豆之北注設于薦豆之北以其加也四豆亦綽羊尸又食

食馘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臍之佐食受加于胙

橫之注又復也或言食或言飯食大名小數曰飯魚橫之者異于肉疏少牢特牲言三飯五飯九飯之等据一口謂之一飯五口謂之五飯故云小數曰飯

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臍之上佐食受加于

胙注腊魚皆一舉者少牢二牲略之腊必舉肩以肩為終也別舉魚腊宗威儀疏特牲獸魚常一時同舉而此獸魚別舉故云宗威儀又食上

佐食舉尸牢骼如初注如舉須有尸疏云五舉者舉牢肺脊

一也牢幹二也一魚三也腊肩四也牢骼五也

侑曰皇尸未實侑注侑勸也祝獨勸者更則尸飽實猶飽也祝既侑復反故大祝九拜之下云以享侑祭祀注云有勸尸食而拜若然士三飯即告

陳氏禮書飯必告飽而告飽必侑侑禮有拜以致其敬有辭以道其勤有樂以樂其心特牲尸告飽祝侑主人拜少牢尸告飽主人拜侑此拜以致其敬也少牢祝侑曰皇尸未實侑此辭以道其勤也大祝逆尸令鐘鼓侑亦如之此樂以

多十一飯再侑飯多而侑寡者蓋禮殺者儀感故告飽速而侑多禮隆者儀紓故告飽遲而侑少此侑禮所以不同也

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臍之佐食受加于

所注四舉牢體始于正脊終于肩尊于始終 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祝當贊主人辭 尸不飯告飽皆體之貴者故先舉正脊為食之始後舉肩為食之終 尸主人不言

拜侑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疎之宜 尸又三飯注為祝一飯為主人三飯尊卑之差凡十一飯下人君也 上佐食

受尸牢肺正脊加于所注言受者尸授之也尸授牢幹而實舉于菹豆舉之所至此尸十一飯後乃言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所者約特性 舉肺脊其時尸實舉于菹豆今尸食畢尸乃于菹豆上取而授上佐食

蕙田案以上正祭尸食

蕙田案禮以饋食為名故正祭先饋黍牢至

酌尸乃酌酒獻為初獻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酌尸尸拜受主人拜送注酌猶送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古文酌作酌 疏自此盡折一膚論主人酌尸之事酌取饒羨之義故以為樂之也 尸祭酒啐酒賓

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注羞進也縮從尸換之古文縮為感 疏在尸之左 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換于俎鹽振祭臍之

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注兼兼羊豕

蕙田案以上主人酌尸

祝酌受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

爵又拜注主人受酢酒俠爵拜彌尊尸 疏使祝代酌也

蕙田案祝酌受尸受當作授敖本及新刊本

竝同

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

上佐食以綏祭注綏或作按按讀為隨將受般亦尊尸餘而祭之 疏周禮守祧既葬則藏其墮取墮減之義也主人受般之時先墮祭 是以佐食授黍稷

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

與遂啐酒注右受佐食右手受墮于佐食也至此言坐祭之者明尸與主人為禮立如齊鄭云 禮也尸恆坐有事則起主人恆立有事則坐 疏禮器云周坐尸曲 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

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注命祝以般

祝辭疏謂命

所般之物而監敬其事也

叔氏繼公曰三人皆為將執

于主人下文是也

所般之物而監敬其事也

大夫士廟祭

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
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
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注嘏大也于主人以大福工官也承猶傳也來讀曰釐釐賜也耕種曰稼勿猶無也替廢也引長也言無廢止時長如是也疏案特牲尸親嘏主人此使祝嘏者大夫尸尊故不親特牲無嘏文不具也

蕙田案敖氏讀來如來禹之來為是

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嘑之詩懷之
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
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邊受嗇黍主人嘗之
納諸內注詩猶承也實于左袂便右手也季猶小也出出戶也宰夫掌飲食之事者收斂曰嗇明豐年乃有黍稷也復嘗之者重之至也納猶入也

蕙田案以上尸醋主人命祝嘏

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注室中迫狹疏大夫中曰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名曰楣前承簷以前名曰殿棟北一架為室南壁而開戶即是一架之開廣為室故云迫狹也

蕙田案室在堂北室于堂居四之一天子至

大夫士竝同不獨大夫士為迫狹亦不因四注而下分廣狹也郝仲輿謂室為事神行禮

陳設之所非狹也禮豈因地狹遂簡是也

主人西面答拜注不言拜送下尸薦兩豆菹醢注葵菹藟醢疏葵菹藟醢是饋食之豆當饋食之節今祝用之亦其常事

蕙田案薦者敖氏以為宰夫姜上均以為主

婦盛世佐泛云有司當以盛說為是敖氏又

以朝事之豆易饋食之豆亦不可從

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

之腊兩髀屬于尻注皆升下體祝賤也魚橫者四物共俎殊之也腊兩髀屬于尻尤賤不殊疏髀與短脅橫脊皆羊豕之下體

屬于尻又腊之下體為祝賤故也魚獨在俎縮載今橫者為四物共俎橫而殊之也縮有七物而云四物者据羊豕魚腊也羊豕體不屬于尻以腊用左右髀故有兩髀尻在中髀與尻相連屬不殊是尤賤也

蕙田案祝俎一而雜用五俎之物是祝賤之

敖氏以為見其尊未的

祝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閒祝祭俎注大夫祝俎無肺祭用膚遠下

肝牢從祝取肝換于鹽振祭齊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注亦如佐食授爵乃與不拜既爵大夫祝賤也疏特牲祝卒爵則拜士卑故祝不賤也

蕙田案肝牢當從敖氏作牢肝

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

人西面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注不啐而卒爵者大夫之佐食賤禮

俎設于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注作食不得成禮于室中折者

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齊亦設于階閒西上亦折

一膚注上佐食既獻則出就其俎特牲記曰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謂此時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祝佐食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注男女婦不相因

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手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

尸注入戶西面拜由便也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拜而後獻者當依拜也昏禮曰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

尸注入戶西面拜由便也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拜而後獻者當依拜也昏禮曰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

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注拜于主人之北西面婦人位在內此拜于北則上

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易爵洗酌授尸

注祝出易爵男女不同爵

高氏愈曰士禮亞獻之時主婦有設兩邊及兄弟長以婚從之禮此不設者以後有賓尸之禮故也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大夫士廟祭

七

主婦拜受爵尸答拜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答拜

注不嘏夫
放氏繼公曰士妻撫祭內子受祭又有于房于室之異皆相變也

蕙田案以上主婦獻尸尸酢

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

注贊者者也易爵亦以授婦贊者婦贊者受房戶外入授主婦

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答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

注不使拜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答拜

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

以入于房

注不言拜于主人之北可知也爵奠于內篚
蕙田案以上主婦獻祝佐食

蕙田案亞獻禮至此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尸西北面拜送爵尸祭

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

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

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

蕙田案以上賓長獻尸尸酢

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

于其筵前

注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
楊氏復曰案啐爵當作卒爵

蕙田案以上賓長獻祝

蕙田案終獻禮至此竟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

曰利成

注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
疏自此盡廟門論祭祀畢尸出廟之事
敖氏繼公曰階上亦皆序內也

祝入口謾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注設起也祝先尸從

遂出于廟門注事尸之禮訖于廟門疏上祝迎尸于廟門今禮畢又送

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徹所

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注徹所俎不出門將俎司宮設對席乃

四人養注大夫禮四人餽明惠大也疏祭統云凡餽之道布與施惠

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注備四人餽也三餽亦盥升

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注右之者東面在南西面在北

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餽注資猶減也司士乃辯

舉養者皆祭黍祭舉注舉舉膚今文辯為備疏主人西面三拜

養者養者奠舉于俎皆答拜皆反取舉注三拜旅之示備也

司士進一注東面在南西面在北司士乃辯

錮于上養又進一錮于次養又進二豆滫于兩下乃皆

食食舉注清肉汁也疏神坐之上止有羊豕二錮一進與上佐食一進與下

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養贊者洗三爵酌主人

受于戶內以授次養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

三拜養者養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

人答一拜注不拜受爵者大夫餽者賤也

欽定義疏特性養者拜受爵少牢養者不拜受爵亦禮

之相變也非關餽者之貴賤而然凡餽之道每變以

眾君卿大夫皆餽焉豈有主祭者尊而養反賤乎

養者三人興出注出降上養止主人受上養爵酌以醋于

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養答拜坐祭酒啐酒注主人自酢者

上養獨止當尸

大夫士廟祭

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疏在西面席者以主

人在南西面不得與主人同面而拜明迴身南面向主人而拜也

司士進一

放氏繼公曰二豆

滫亦羊豕各一

注不拜受爵者大夫餽者賤也

答一拜略也古文一為壹也

注出降

注主人自酢者

上養獨止當尸

注主人自酢者

上養獨止當尸

注主人自酢者

位尊不酌也 **上養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 胡壽保建家室 注親嘏不使祝

授之亦以黍

敖氏繼公曰胡如胡福之胡

欽定義疏 特牲禮有祝辭無嘏辭祝曰養有以也見興惠逮下之意以士之餼者嗣子及長兄弟親者也親主于愛少牢禮有嘏辭無祝辭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則歸福于主人之意以大夫之餼者佐食及賓疏者也疏主于敬故也士冠禮注云胡猶遐也遠也

蕙田案注云以黍敖云不用黍惟以辭別于尸据經無以黍之文當從敖氏

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養答拜上養興出主人送乃退 注送佐食不拜賤疏賓主之禮賓出主人皆拜送此在食送之而不拜故云賤也

欽定義疏 大夫不以嗣舉奠辟諸侯世子之禮也既不舉奠故亦不與于餼下篇佐食不與于賓尸之禮蓋自餼而後佐食無事矣長賓在上佐食之左東面眾賓長在下佐食之左西面

蕙田案以上餼

蕙田案少牢大夫禮較特牲士禮加隆乃此經自主婦獻尸以至尸謾其儀節視特牲大簡以特牲不僨尸而少牢有僨尸禮此聖人制禮損益之節也

右儀禮少牢饋食禮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詹曠奏蠶田編輯
兩淮都轉運使德水盧曾
參校
吉禮一百十二
大夫士廟祭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十二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詹曠奏蠶田編輯

兩淮都轉運使德水盧曾

參校

大夫士廟祭

儀禮有司徹

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上大夫既祭儻尸于堂之禮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

郝氏敬曰承上養事畢有司徹室中饌儻尸于堂儻尸即繹凡大祭明日繹少牢之儻即祭日也鄭謂有司儻尸為上大夫不儻尸為下大夫儻與不儻事故適然或祭有大小禮有損益未可據此分大夫之上下也

欽定義疏上篇正祭以神道事尸于室故用祝與佐食皆室事也此篇儻尸以賓禮接尸于堂故不用祝與佐食而另立侑以輔尸皆堂事也即于祭日攝酒鞅俎而行之與天子諸侯明日繹祭者不同祭統云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然

則大夫之儻尸也亦率其賓客宗族家臣以樂尸而已

少牢下篇以儻尸為正禮不儻尸乃禮之殺者故另起言若不儻尸如士冠禮言若不醴則醮用酒若殺則特豚士昏禮記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一例敖氏以為古今文質異宜或亦五方風俗異尚是也又時祭有四或三時儻尸而一時不儻尸或秋冬儻尸而春夏不儻尸亦惟人酌而行之耳

蕙田案注疏分儻尸為上大夫不儻尸為下大夫而郝仲輿則云儻與不儻事故適然或祭有大小禮有損益未可據與注疏異據春秋書猶釋說者以為釋祭禮輕宜廢而不廢故譏是諸侯有廢釋之時則上大夫容有不

儻尸之事考家語公父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進俎而不授徹俎而不與燕宗老不與則不釋釋不盡飫則退釋即上大夫儻尸也曰釋儻也宗老不與則不釋即所謂若不儻尸也可為確證注疏未安

有司徹

注徹室中之饋及視佐食之俎

敖氏繼公曰徹室中之饌及養者之豆爵與祝之薦俎也祝不自執以出是未歸也其二佐食乃眾賓為之室中事畢亦反于賓位然則祝與佐食皆當與儻尸之禮矣

掃堂

注為儻尸新之少儀曰

掃堂

注更洗益整頓之

乃歃尸俎

注歃溫也溫尸

俎于饗所亦溫焉古文歃皆作尋記或作尋春秋傳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敖氏繼公曰謂皆示新之祝佐食亦與儻尸之禮其俎不溫者以無上位略之但因其故俎而已

欽定義疏自有司徹以下祝與佐食皆不見于經故注

以為祝與佐食不與儐尸之禮然經不見祝與佐食出與歸俎之文則是猶在列也且事神事尸祝佐食有上事為最貴而儐尸之禮不與可乎以其儐尸不與尸相接而在堂下眾賓眾兄弟之班故經文不見之也祝佐食之俎不燔者以他人可用尸之餘不可令尸用他人之餘也是以因其故俎而設于堂下焉正祭主人主婦不設俎亦以儐尸不便于燔俎故耳上篇宗人遣賓牝而二佐食在焉故敖氏以佐食為眾賓也其祝若同姓則在兄弟之列異姓則在眾賓之列

蕙田案祝佐食以神事尸者也侑以賓事尸者也幽明理殊尸賓事異自不宜相襲

卒燔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局鼎陳鼎于門

祭如初

注腊為庶羞膚從豕去其鼎者儐尸之禮殺于初如初者如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

蕙田案少牢五鼎有腊與膚儐尸禮殺膚附

豕俎無專鼎也

蕙田案以上燔尸俎新儐禮

乃議侑于賓以異姓

注議猶擇也擇賓之賢者可以侑尸必用異姓廣敬也是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復內位

敖氏繼公曰與賓長謀議可與為侑者此與鄉飲酒就先生而謀賓介之意相類侑之言佑也所以補助尸者也儐尸而立侑亦示敬尸之意且貴多儀也

欽定義疏主人賓有司皆未出廟門則猶在內位也何

復之有上篇養者三人興出注云出降反賓位是也

三人中佐食在焉抑可見佐食之與于儐尸禮矣

宗人戒侑

注戒猶告也南面告于其位戒曰請子為侑

疏知南面告于其位者以賓位在門東北面請以為侑明面向其位可知

俟于廟門之外

注俟待也待于外當與尸更入主人興禮事尸極敬心也

蕙田案以上立侑

司宮筵於戶西南面

注為尸席也

又筵于西序東面

注為侑席也

尸與

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

注言與殊尊卑北面者儂尸而尸益卑西上統于賓客

欽定義疏尸者神之所憑憑之則神離之則人也儂尸者處乎神與人之間始猶疑乎神之終則全乎人之者也士之尸未出廟則疑乎神未離之故尸不與于旅酬尸尊也大夫儂尸尸出廟而復入則疑乎神既離之故尸亦與乎旅酬尸卑也 又案燕禮之賓出東面賓之也大射儀之賓出北面臣之也此尸與侑皆北面故注以為尸益卑而敖氏以為尊大夫也疏謂尸執臣道夫同姓之親天子諸侯盡臣之大夫則或臣或不臣矣豈可槩乎其臣者如東郭偃臣崔武子是也為尸者則不必其皆臣也

主人出迎尸宗人擯

注賓客尸而迎之主人益尊擯贊 疏宿尸祝擯此宗人擯正祭主人不迎尸以申尸之尊至此賓客尸而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主人揖先入

門右

注道

敖氏繼公曰凡主人與客揖而先入皆入門右也經獨于此見之

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

注沒爵相揖至階又讓 疏鄉飲酒禮之等入門三揖至階又讓

敖氏繼公曰亦三揖至于階乃三讓也惟云揖乃讓文省

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

注東上統

于其席 疏賓席以東為上故也

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

侑侑答拜

注拜至喜之

郝氏敬曰自主人出迎及拜至皆用賓禮

蕙田案以上迎尸及侑

乃舉

注舉舉鼎也舉者不盥殺也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

陳鼎如初

注如初如阼階下西面北上 疏雍正執一匕以從雍

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

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

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注凡三鼎一四鼎為尸侑主人主婦

姜氏兆錫曰縮之言直猶順也凡全經言南陳南肆及南順之屬皆異名而同實肆亦陳也謂其陳之皆直而順也

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竝皆西縮覆二疏匕於其上

皆縮俎西枋注竝併也其南俎司馬以羞羊匕清羊肉清其北郊司士

匕清謂無肉直汁以其在匕清也肉清直是肉從清中來實無汁案下文次賓羞

羊匕清司馬羞羊肉清此注并云司馬不云次賓其實羞羊匕清者是次賓也又案下文次賓羞豕匕清司士羞豕齊羞清魚此并云司士者亦據上經正文司士擊豕而言實次賓羞豕匕清也

欽定義疏羞俎者注不見次賓疏以經正之是也其二

俎之設注謂南者羞羊北者羞豕魚似屬倒置然即

謂北俎羞羊南俎羞豕魚猶未盡合也蓋兩俎必相

間用之羊匕清俎以羞于尸則羊肉清俎亦當已載

而俟則二者不可同用一俎明矣豕匕清與豕脊亦

然故二俎祇可以匕與肉分而不可以羊與豕異也

蕙田案以上舉鼎設俎

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宰几所以坐安體周禮

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注搗搗尸几禮主于尸主人升尸侑升

復位注位階階

張氏爾岐曰即上文東楹東西楹西之位

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

几進授尸于筵前注衣袖謂之袂推拂去塵示新

放氏繼公曰推者推于也

尸進二手受于手閒注受從手閒謙也

盛氏世佐曰手閒主人二手之閒

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簾北面奠于筵上左之

南縮不坐注左之者與于鬼神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不坐奠

放氏繼公曰几稍高故設之不坐少儀曰取俎設俎不坐其意類此

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几也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答拜

一膂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

脊一膂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注俎用左體侑其羊俎過三體有肫尊之加也豕左肩折

折分為長兄弟俎也切肺亦祭肺互言之爾無羊肉滂下尸也豕俎與尸同疏鼎俎數奇今體數四故云加

欽定義疏上經司馬匕羊載于一俎注云司馬所設羊

鼎西第一俎尸俎第一則侑俎第二第一者在北則

第二者在南無疑也此注乃云北俎殊不可曉疑北

字乃次字之謬若然則注文本明而傳錄者輾轉迷

誤遂致賈氏亦眩之耳侑之豕豕俎亦益送者則雍

人所設于南者注謂豕俎與尸同是也祭肺貴于膂

肺豈其有祭肺而轉謂不備禮乎

蕙田案膚三楊氏本作膚一盛世佐以為以

下註考之當屬衍文未詳孰是

昨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滂臂一脊一膂一

腸一胃一膂肺一載于一俎豕脊臂一脊一膂一膚三

膂肺一載于一俎注昨俎主人俎無體遠下尸也以肺代之肺尊也加羊

用臂下之也不言左臂者大夫尊其文也昨俎司士所設豕鼎西俎也其滂俎與尸俎同豕俎又與尸豕俎同

主婦俎羊左膂脊一膂一腸一胃一膚一膂羊肺一載

于一俎注無豕體而有膂以上人無羊體不敢備也無祭肺有膂肺亦下侑也

亞也其俎司士所設在魚鼎西者

張氏爾岐曰主婦有正俎無加俎

司士杞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

亦橫載之皆加膂祭于其上注橫載之者異于牲體膂讀如殷呼之

也其俎又與尸豕俎同

楊氏復曰橫載則進尾也祭膂魚此所謂魚滂

姜氏兆錫曰膂只是大膂注疏讀如殷呼之俎曲甚矣

欽定義疏主人之與尸也俎竝同後此設俎羞俎之人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 大夫上朝祭

七

竝同主人尊與尸為偶也侑輔尸者殺于尸則無羊
匕清俎羊肉清俎豕匕清俎矣主婦匹主人者殺于
主人又殺于侑則并無豕膏俎豕燔俎清魚俎矣且
侑與主婦之俎祇令司馬設之而不以煩賓長也凡
此皆尊卑降殺之差也主人與尸俎雖同而俎實大
不同則亦所謂有所屈有所伸者

蕙田案以上載俎之法

卒升

注卒已也己載尸羊俎 疏此獻尸有節從主人獻酒于尸并主婦設
籩豆一也賓長設羊俎二也次賓羞羊匕清三也司馬羞肉清四也次賓

羞羊燔尸乃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坐左
執爵右取韭菹揆于三豆祭于豆問尸取饗蕡宰夫贊
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注賓長雍人授次賓
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
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

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清注于疏匕若是者二

注此謂之飲讀
如或春或挑之
執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此二匕者皆有淺升狀如飯糝挑長枋可以打物于
器中者注猶瀉也今文挑作挑挹皆為扱 疏淺升對尋常勺升深此淺耳

郝氏敬曰若是者二三挹三注

尸與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與左執爵

注肺羊祭肺

疏上載尸羊正

俎而云祭肺一是也其羊肉

清雖有膾肺一此時未升 次賓縮執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

卻手受匕枋坐祭臍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

縮匕于俎上以降

注臍清者明消肉加耳嘗之以其汁尚味 疏匕清以

肉加光進其汁而嘗之尚味故也以清

肉加在鼎有汁在俎無汁故以匕進汁

敖氏繼公曰若是者謂執匕俎之儀無變也祭清如

祭酒然亦注于地他時清不祭此祭者重其在俎也

蕙田案尸卻手受匕枋賓亦覆手以受兩受

字石經監本俱誤作授今依敖本改正

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

于東楹東答拜

注旨美也拜告
酒美答主人意

司馬羞羊肉消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臍之
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羊消俎南乃載于羊俎卒
載俎縮執俎以降注絕祭絕肺末以祭周禮曰絕祭消使次賓肉使司馬
大夫禮多崇敬也疏周禮大祝職辨九祭七日絕祭
注云絕末以祭引之
證絕祭與此同也

楊氏復曰案正俎皆橫執橫奠加
俎皆縮執縮奠羊消俎消字衍

觀承案卒載俎句俎字疑衍張氏本無之可
從

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
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揆于鹽坐振祭臍之興加于羊俎
賓縮執俎以降注燔
盛氏世佐曰此羞燔之俎不在上所陳六俎內其先
所陳處未聞士虞禮云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

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
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

丁筵末

楊氏復曰案主人獻尸羞羊俎及主婦獻尸始羞豕胛及賓作三獻之爵始羞
消魚俎今並述于主人獻尸之時者以載俎事同一類故以類相從庶使易見
也不惟此也主人獻俯羞羊俎主婦獻俯奠豕胛又尸酢主人羞羊俎主婦致
爵于主人始羞豕胛又主婦羊俎亦尸酢主婦始用之今並述于主人獻尸之
下者亦欲以類相從也鄭注云此以下
一俎俟時而載于此歷說之爾蓋謂此也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尸

主人酌獻俯俯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

答拜注不洗者俱獻間無事也主人就右者賤不專階疏自此盡主人答拜
論主人獻俯并薦俎從獻之事此節內從獻有三事主人獻時主婦薦邊
豆一也司馬羞羊俎二也次賓羞羊燔三也俎降于尸二等無羊七消又無肉消
凡爵行爵從尊者來向卑者獻間無事則不洗爵從卑者來向尊者雖獻間無事
亦

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
邊饗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之奠饗于醢南蕢在饗

東主婦入于房注醢在南方者立俎
為尸使正饗統焉俯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

羊俎以升設于豆東俯坐左執爵右取菹揆于醢祭于
豆閒又取饗蕢同祭于豆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

祭酒與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答拜注答拜于侑之右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侑

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

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與對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答拜降盥主人降尸

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注酌者將醉主人自此盥就筵論主人受

尸醉并薦豆及俎之事就此事中亦有五節行事尊主人故與尸同也尸醉主人時主婦亦設豆一也賓長設羊俎二也次賓羞羊七清三也司馬羞肉清四也次賓羞羊燔主人乃卒爵五也特牲少牢主人獻尸尸即醉主人主人乃獻祝及佐食此尸待主人獻侑乃醉主人不同者此尸卑遠主人之意欲得先進酒于侑適自飲是以下次賓長獻尸致爵主人尸適醉之遂賓意亦此類也

敖氏繼公曰侑不升辟醉禮也與尸同升則嫌若同醉主人然

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

楹西北面答拜主婦薦非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

婦贊者執二邊饗贊主婦不興受設饗于菹西北贊在

饗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婦入于房注設饗于菹西北亦辟

饗執之此侑與主人皆二邊故主婦與婦贊者各執其一于事便故主婦不興受設之長賓設羊俎于豆西主

人坐左執爵祭豆邊如侑之祭與左執爵右取肺坐祭

之祭酒與次賓羞匕清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

司馬羞羊肉清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與受肺坐絕

祭臠之興反加于清俎司馬縮奠清俎于羊俎西乃載

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注奠爵于左者神惠變于常也

蕙田案郝仲輿謂反加于清俎之清衍盛世

佐以為非衍今以獻尸節例之郝說恐是

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主人降筵

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

爵以興尸西楹西答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注不降奠

崇酒一疏燔即羊燔以主人與尸侑皆用羊體主

婦獻尸以後悉用豕體賓長獻尸後悉用魚從

盛氏世佐曰不奠于能

者蓋為從獻眾賓用之

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注見主人不反位

蔡氏德晉曰侑升者尸酢已終主人將拜崇酒侑乃升陪尸答拜也

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注崇充也拜謝尸

侑以酒薄充滿尸侑皆答

再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

蕙田案以上尸酢主人

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注房東房

疏自此盡主婦答拜論主婦亞獻尸并見從獻之事上文主人獻節凡有三爵

有主人獻尸獻侑并受酢此主婦獻尸凡有四爵主婦獻尸一也獻侑二也致爵

于主人三也受尸酢四也獻尸一節之內從獻有五主婦設兩劍一也主婦又設

模與脩二也次賓羞豕七清三也司士羞豕齊四也次賓羞豕燔尸乃卒爵五也

主婦洗爵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

注尊南西面拜由便也 疏筵上

受者以婦人所獻不得各就其階

高氏愈曰是時尸南面主婦乃西面拜獻且尸止拜受于

筵上而不降楹西者以男與女不得正行賓主之禮故也

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劍坐

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劍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

羊劍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暇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

黃西脩在白西興立于主人席北西面注飲酒而有劍者祭之

餘劍無黍稷殺也糗糗

餽也服脩

擣肉之脯

盛氏世佐曰無黍

稷饋尸主于飲也

欽定義疏主婦不可拜獻尸于阼階上故為尊南之拜

遂以挹豕鉶祭于豆祭祭酒次賓羞豕匕滂如羊匕滂
之禮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
婦答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胥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
滂之禮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
之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

蕙田案以上主婦獻尸

酌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注酌獻者主婦
疏其同于尸

有二等主婦酌獻侑主婦羞糗脩一也司士羞豕胥二也次
賓羞燔脩乃卒爵三也降于尸二等無鉶羹與豕匕滂也

主婦羞糗脩坐奠糗于黼南脩在蕙南侑坐左執爵取
糗脩兼祭于豆祭司士縮執豕胥以升侑興取肺坐祭
之司士縮奠豕胥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
以降侑興注豕胥無滂
于侑禮殺

叔氏繼公曰初獻無羊滂
故此雖有不胥亦不用滂

次賓羞豕燔侑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疏降
于尸

蕙田案以上主婦獻侑

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
答拜注主婦易位拜于阼階上辟併敬 疏此主婦致爵于主人時從獻亦有
五節主婦設二鉶一也又設糗脩二也豕匕滂三也豕胥四也豕燔主人
卒爵
五也

叔氏繼公曰筵上受因尸禮也與
主人行禮故亦得獨拜于阼階上

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主人共祭糗脩祭鉶祭酒
受豕匕滂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鉶不拜注主人如尸禮尊也其
異者不告旨 疏前

尸啐酒不拜拜在嘗
鉶下或此拜字衍

欽定義疏啐酒告旨則拜此經主人初獻尸有之其獻
侑及主婦獻尸侑俱啐酒而不拜為不告旨也嘗鉶
告旨則拜特牲始祭有之其少牢始祭尸嘗鉶不拜

亦為不告旨也惟主婦獻尸尸啐酒嘗鉶不告旨亦拜此因主人獻尸尸啐酒拜告旨而為之告旨雖殺于主人以主婦與主人體敵故猶拜也主婦獻尸之嘗鉶與主人獻尸之啐酒其節同故一以為啐酒拜一以為嘗鉶拜耳至致爵于主人承上獻侑之義嫌嘗鉶有拜故經言嘗鉶不拜以明之啐酒之不拜不待言矣疏謂啐酒之上無拜字者是也又遷就其辭以為嘗鉶之拜仍為啐酒者非也

蕙田案啐酒之上不當有拜疏以為衍是也
敖氏本無拜字其祭或作其盛氏世佐云猶言兼祭也坊本作其誤

其受豕膋受豕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答拜受爵

盛氏世佐曰如尸禮者如其司土羞豕膋以下至受燔如羊燔之禮也

蕙田案以上主婦致爵于主人

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注將酢主婦疏此節內從酢有三主婦受酢

羞羊燔主婦卒爵三也以其婦受從與主人降侑降主婦入于房主

侑同三主人受從與尸同五尊卑差也

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注俟

尸易爵于筐盥洗爵注易爵者男主人揖尸侑注將主人升尸

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西北面

立注俟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答

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

注設席者主婦尊今文曰南面立于席西疏賓長以下皆無設席之文

蕙田案主婦下應從今文有南面二字

婦贊者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者執

饗贊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與受設饗于菹西贊在饗

南 注婦人贊者宗婦之少者 疏大夫贊

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

換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饗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與

取肺坐絕祭臠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啐酒 注挽手者

內則曰婦人亦左佩紛帨

放氏繼公曰凡祭離肺者必悅手經不盡見之也

次賓羞羊燔主婦與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

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

答拜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及侑皆就筵 注出房立卒爵宜鄉

也執爵拜變于男子也 疏凡男子拜卒爵皆奠爵乃拜

敬氏繼公曰出房卒爵宜成禮于所酢者之前也

郝氏敬曰執爵拜婦人立拜也

欽定義疏特性主人主婦交致爵皆酢賓又致爵于主

人主婦皆自酢此直有主婦致爵于主人又不酢何

也凡獻酢之節有主有從主獻者酢而從獻者不酢

此主婦獻尸而因以致爵于主人則主人固在從獻

之列無由而酢主婦矣特性主人主婦交致交酢在

三獻爵止之後自成對偶此在主婦獻尸爵內以主

婦為之始終則主人又不得而致爵于主婦矣主人

既不致爵于主婦則賓亦不得而致爵于主婦矣故

主婦惟受尸酢而其餘則否

蕙田案以上尸酢主婦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

五禮集卷之三 大夫士廟祭

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

注上賓賓長也謂之上賓以將獻異之或謂之長賓奠爵止也疏尸不舉者以三獻訖正

禮終欲使神惠均于庭徧得獻乃舉之故下文主人獻及眾賓以下訖乃作止爵案特牲尸在室內始行三獻未行致爵尸奠爵欲得神惠均于室此饋尸之禮三獻訖夫婦又已行致爵訖饋尸又在堂故爵止者欲得神惠均于庭與正祭者異

蕙田案以上上賓獻尸尸爵止

主人降洗爵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筐辭尸對卒洗揖尸

升侑不升

注侑不升尸禮益殺不從

蕙田案尸侑皆降而對與升惟尸以主人獨

酬尸不及侑故也註禮益殺對上主人獻尸之時侑從升而言

主人實爵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

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

于筐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爵尸拜受爵主人反

位答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

注降洗者主人

尸侑主人皆升筵

郝氏敬曰禮尸止爵之意將飲賓而先自尸始然不曰獻曰酬者獻終于三酬繼之特牲尸無酬此酬者尸既為賓矣節其在尸奠爵之時乎

蕙田案以上主人酬尸尸奠酬

蕙田案前上賓獻尸而尸不舉此主人復為

酬爵勸飲而尸終不舉皆欲惠均于下之意

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

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

注一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邊則糗餌粉養其豆則醢食

糗食庶羞羊膳豕膳皆有醢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郝氏敬曰房中之羞婦工所修餅餌之類庶羞雍人所修醢醢之類

蕙田案以上羞于尸侑主人主婦

主人降南面拜眾賓于門東三拜眾賓門東北面皆答

壹拜

注拜于門東明少南就之也今文壹為一

郝氏敬曰主人拜將獻也門東主位賓門東北面臣禮不敢居賓也主三拜旅拜也賓答一拜賓眾且不敢均禮也張氏爾岐曰自此至主人就筵皆主人酌獻外庭內庭之事所謂均神惠也凡七節獻長賓一也獻眾賓二也主人自酢于長賓三也酬長賓四也獻兄弟五也獻內賓六也獻私人七也

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與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幣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

注羊幣羊左膾上賓一體賤也薦與設俎者既則俟于西序端以下五物為一俎前敘尸俎主人主婦俎不及賓于此詳之

賓坐左執爵右取肺擗于醢祭之執爵與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答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宰夫執爵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

注成祭于上尊賓位也反下位而在西階西南已獻尊之祭肺肺

敖氏繼公曰取祭以降以己所有事者也宜親執之宰夫司士大夫之私人也郝氏敬曰取祭以降不敢以賓禮終且避眾賓獻位也

蕙田案右取肺之肺據注疏及楊氏敖氏本竝作脯是也卒爵執以興敖氏以為執下脫爵字案此或是省文耳宰夫執爵以從爵楊氏敖氏本竝作薦為是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長賓

眾賓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

注既盡也長賓升者以次第升受獻言眾賓長拜則其餘不拜

蕙田案以下三節主人獻眾賓眾賓亦以長少為序長者先行禮然後徧及少者

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

注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櫛宰夫酌授于尊南今文若為如辯皆為徧

敖氏繼公曰主人以虛爵授宰夫宰夫為酌之

辨受爵其薦脯醢與胥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胥體儀也注徧獻乃薦略之亦宰夫薦司士胥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亦有切肺膚今文儀皆為膳或為議

敖氏繼公曰此薦胥亦于每獻設之姜氏兆錫曰儀者言其微未足以備儀而已

蕙田案經云其薦脯醢與胥設于其位明在徧受爵時非徧獻乃薦之謂也當以敖氏每獻設之之義為是儀訓度訓宜皆未的當以姜氏備儀之說為是

蕙田案以上主人辯獻眾賓

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注言升

有贊者為之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疏特性獻長賓訖即酢此主人益尊先自達其意蔡氏德晉曰升長賓蓋宗人升云

欽定義疏特性與此篇主人于賓皆自酢然則非以賓卑故也特性承室事故獻賓長即自酢乃獻眾賓此皆堂事故辯獻乃酢與主人獻尸侑而後尸酢主人一也

蕙田案此下二節主人為賓自酢敖氏以後長賓二字疑衍謂此乃主人自酢非酢于長賓而盛氏世佐則云嫌統為眾賓故復言長賓以別之非衍也盛說是

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答拜賓降注降反位

高氏愈曰賓尸之禮主于娛尸故于獻賓之禮皆殺凡燕飲之禮專以賓為主則主人之尊賓也如尸至于祭祀之禮則上賓之在廟中若自同于百執事而已傳所謂享養上賓祭養尸者此也

蕙田案以上主人自酢

五禮通考卷三十三 大夫士廟祭

七

宰夫洗解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
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

注宰夫授主人解則受其虛爵奠于篚疏上主人受賓之酌爵个宰夫既授解訖因受取酌之虛爵降奠于篚也

郝氏敬曰解在堂下酒在堂上賓位堂下故宰夫洗解升堂授主人主人受酌酒以降酬長賓于其位主人先自飲導之

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
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南坐奠爵于薦左

也爵

蕙田案以上主人酬賓賓奠薦左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
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

注兄弟飲賤不別大夫之賓尊于兄弟宰夫不贊酌者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疏特牲士卑長兄弟為貴故云如賓儀長賓坐飲也至于大夫貴兄弟賤兄弟長幼皆立飲不得如賓儀兄弟是親昵雖賤于賓不得使人贊酌而視之

郝氏敬曰兄弟至親同為主故獻于東階上而主人在東階東

欽定義疏特性獻賓獻兄弟各殊其長者賓在西兄弟
在東其班異故兩殊之也此則賓在門東兄弟在洗

東其班略同故第殊賓之長而已凡行禮之節始嚴
而漸和始勞而漸安獻眾賓已贊酌矣則獻眾兄弟

從同可知主人洗升酌特為長兄弟一人耳兄弟雖
親昵宰夫私臣也贊酌何嫌焉

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香設于其
位

注亦辯獻乃薦既云辯矣復言升受爵者為眾兄弟言也眾兄弟升不拜受爵卑不統于尊此薦香皆私人疏先著其位初在是也位不繼主人而云洗東位升堂受爵又云薦香設于其位者謂受爵時設薦香于洗東西面位也

蔡氏德晉曰每人升受爵之時而薦香設于其位蓋當下而飲也

欽定義疏上云皆若是以辯皆皆眾兄弟也若是謂酌
獻拜受坐祭立飲不拜既爵也則眾兄弟受爵亦拜
可知矣言受爵辯即當云薦香設于其位矣乃著其

位者特牲統于主人此不統于主人故須著之明位在洗東而受爵則由此位而升也

其先生之胥折脅一膚一其眾儀也

注先生長兄弟折豕左肩之折盛氏世佐曰折脅者折分脅骨以為俎實也舊說以折與脅為二非上賓之俎已止一體長兄弟安得有二體乎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兄弟于阼階

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

答拜

注內賓姑姊妹及宗婦獻于主婦之席東主人不西面尊不與為賓主禮也南面于其右主人之位恆左人疏左人謂人在主人左若鄉飲酒鄉射之等于是階上北面主人在東賓在西此南面則主在西賓在東故云恆左人也

放氏繼公曰獻之蓋東北面

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胥

注亦設薦胥于其位特牲饋食禮記曰內賓立于房中西墻下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疏引特牲記者欲見內賓設薦之付處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內賓于房中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

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宰夫贊主人

酌主人于其羣私人不答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

亦有薦胥

注私人家臣已所自謁除也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爾言繼者以爵既獻為文凡獻位定疏大夫尊近于君故屈名私人士卑不嫌也未獻時在眾賓後特牲記云私臣位在門東北面是也云凡獻位定則是未獻以前非定位也

放氏繼公曰獻亦西南面而拜于其右

郝氏敬曰特牲有公有司此惟私人卿大夫私人亦在公者

欽定義疏國卿之尊于私人之長乃降洗以獻之而答

其拜所謂治國家者不敢忽于臣妾也故平時能得

人之權心以事其親而臨難則死其長先王以祀禮

敬則民不苟當于此類求之

又案私人與私臣一也但別于公家之臣耳委贄而

為臣大夫之君亦君也胡云不純乎此注言士有君

道可見他注謂士無臣者繆矣

主人就筵

升就筵

高氏愈曰主人自酬尸之後先獻長賓次獻眾賓次酬長賓次獻兄弟次獻內賓次獻私人而其為禮也備矣故此就筵而息也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私人于阼階上

尸作三獻之爵

注上賓所獻爵不言三獻作之者償尸而尸益卑可以自也作其爵者以神惠均于庭說欲使尸飲此酒此一節之內有四

爵尸作三獻之爵一也獻侑二也致爵于主人三也受尸酢四也

高氏愈曰此時尸席前有兩奠爵一為上賓所獻爵一為主人所酬爵向奠不舉故今舉之特作三獻爵者降于賓也

欽定義疏上文尸奠三獻之爵者欲在庭徧得獻也自

主人獻長賓眾賓及兄弟內賓至私人而獻徧矣故

尸于此遂自舉三獻之爵是禮節遙相接者

司士羞滂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膾祭祭之祭酒卒爵

羞魚七滂略小味也羊有正俎羞七滂肉滂豕無正俎魚無七滂降汚之殺

郝氏敬曰滂魚即前七尸俎五魚橫載者也大爵曰膾即前所加膾祭于其上者也

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

尸奠爵拜三獻北面答拜受爵

敖氏繼公曰尸既卒爵乃執虛爵以待執俎者降而後奠爵拜行禮之序如此

蕙田案以上尸舉三獻之爵敖氏以為即尸

作止爵是也凡三獻皆指上賓下同

又案以上尸作止爵

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司馬羞滂魚一如尸禮

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

注司馬羞滂魚變于尸疏上文尸使司士羞魚此侑使司馬羞魚故云變于尸也

郝氏敬曰前司士執魚侑主人皆一魚即此

蕙田案此上賓獻侑敖氏以為司馬當作司

士上下皆司士為之此不宜使司馬司馬惟

主羊俎羞魚滂非其事此說當是注疏變于

尸之說恐未然經明言羞魚滂如尸禮竝無

相變之義

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司士羞

賓于禮當在西階上今在東楹之東以主人席在于階就之也

敖氏繼公曰此與侑如尸禮皆兼祭酒而言不致爵于主婦變于不償尸之禮

一清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
欽定義疏賓三獻而尸爵止尸意欲均神惠也尸爵既止則賓不得遽行獻侑致主人之禮主人緣尸之意而達之于是獻賓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既辯尸願之樂可知也乃自作止爵與賓三獻遙接而後賓乃終獻侑及致主人之禮焉于三獻爵止之後尸作止爵之前聞此許多事于其中實則猶是賓長獻尸之一節也

蕙田案以上上賓獻侑致于主人

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

注既致主人尸乃酌之遂賓意欲得與主人抗獻酢之禮今遂達之

蕙田案此及下節尸酢上賓楊氏敖氏本三獻下竝有爵字當從

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執爵以降實于筐

敖氏繼公曰尸在其右竝授也竝授而不同面拜遠辟主人獻賓之禮也

欽定義疏尸升筵南面答拜因受爵之禮也受爵時亦于筵上南面拜尸酢主人主人拜于東楹東尸拜于西楹西尸酢主婦主婦拜于主人席北尸亦拜于西楹西此酢賓異者賓與尸為禮則皆不可以東賓受爵于西楹西則尸又不得拜于其右若拜于其右則嫌同于主人也故惟有筵上南面答拜而已

蕙田案以上尸酢上賓

二人洗解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答拜皆降注三獻而禮小成使二人舉爵序殷勤于尸侑鄉射特牲等皆一人舉解為旅酬始二人舉解為無算會始今償尸乃以二人為旅酬始者以其初時主人酬尸尸奠之侑未得酬故使二人舉解侑乃得奠而不舉侑既奠一爵尸一爵遂酬于下是以須二人舉解

蔡氏德晉曰二人一酬尸一酬侑也

欽定義疏二人蓋皆賓之弟子以舉解于尸侑故不用兄弟之弟子而堂上位在西楹西也尸侑皆降因主人酬尸之禮但不辭洗耳于賤者舉解亦不安于上位敬也

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解者皆拜送侑奠解于右注莫于右者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變于飲酒

郝氏敬曰奠于右俟尸行酬而後舉以酬長賓

欽定義疏神惠右不舉鄭即據此耳然上經主人酬尸

尸則奠于薦左彼亦不舉何以一左一右乎又特牲主人酬賓賓取奠于薦右兄弟弟子舉解于其長如主人酬賓儀此皆舉者也而奠于右然則神惠右不舉之云不可據也

蕙田案以上二人舉解于尸侑為旅酬之始

尸遂執解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注尸拜于阼階

上酬禮殺一疏上文尸酬主人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是各于其階今尸酬主人同于阼階故云禮殺也坐奠爵拜

主人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注言就者主人立待之主人拜受爵尸拜送注酬不奠者急酬侑也

蕙田案以上尸酬主人而先自導飲遂酌以酬主人

尸就筵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

人拜送

注言酌復位明授于西階上蔡氏德晉曰以酬侑者以尸酬已之爵而酬侑也

蕙田案此主人酬侑而先自導飲遂酌以酬侑

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

注遂旅也言升長賓則有贊呼之郝氏敬曰長賓在西階下侑酬長賓舉所奠薦右之解酬之

蕙田案此侑酬長賓盛氏世佐謂酬長賓之解即其受之于主人者郝氏奠薦右之解非是存參

至于眾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

注上西階上

蕙田案此賓及兄弟相酬姜氏云皆飲于上通承上文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賓賓酬兄弟皆飲于上自此兄弟酬私人飲于下而

主婦酬內賓遂及宗婦皆飲于房中矣案尸酬主人飲于作階上主人酬侑以下飲于西階上雖是通承實有分別

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

注私人之長拜于下升受兄弟之爵下飲之其餘私人皆飲于其位

蔡氏德晉曰謂先拜堂下然後升堂而受爵復下堂而飲也

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

注其位兄弟南位亦拜受拜送升酌由西階

卒飲者實爵于筐

注未受酬者雖無所旅猶飲疏凡旅酬之法皆執解者後雖無人可旅猶自飲之說乃實爵于筐以其酒是前人所酬不可不飲故也

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

注無房中之羞賤也此羞同時羞則酌房中亦旅其始主婦舉解于內賓遂及宗婦疏此經論無算爵時羞庶羞下賓及兄弟之等事內賓羞在私人之上私人得旅酬則房中內賓亦旅可知

敖氏繼公曰無房中之羞則于主婦以上也此節亦當祭薦胥文不具耳

欽定義疏內外之事悉主人統之而在內之事必以主

婦分主之故獻內賓宗婦之禮雖自主人而旅酬于

房中則以主婦亦相配相助之義也

又案特牲記云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則大夫饋尸

房中亦旅明矣但主婦酌解以酬內賓之長奠之及

兄弟相酬時內賓乃舉奠解以酬主婦以遂之于下

耳不可云主婦舉解于內賓以舉解乃賤者職也

蕙田案以上旅酬

兄弟之後生者舉解于其長

注後生年少也古文解皆為爵延景中詔校書定作解 疏尸不與無算爵故

舉堂下解為無算爵其為旅酬皆從上發尸為首賓不舉旅酬皆從尸舉

郝氏敬曰旅酬畢主人懇懇未已兄弟之幼者為主人達其意

蕙田案此為無算爵之始注延景漢諸帝年

號無此稱釋文作延熹係漢桓帝年號盛氏

世佐以為二者皆誤據後漢書靈帝紀詔諸

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事在熹

平中儒林傳蔡邕同當作熹平為是

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

興長答拜

注長在左辟主人 疏凡獻酬之位主人常在左若北面則

敖氏繼公曰此後生者舉解與主人酬賓之儀略同似有為主人酬長兄弟之意故位如主人而長在左

欽定義疏上經主人獻內賓注云主人之位恆左人疏

謂人在主人左也此長在左而舉解者在其右正與

主人之左人者無異何云辟之乎疏語尤不楚其云

常在左蓋常左人之說

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

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答拜爵止

注拜受 北面者饋尸禮殺長賓言奠兄弟言止互相發明相待也 疏上文主人酬賓賓

奠爵于薦左與此爵止相待俱時舉行下文云交錯其酬爵無算是也依次第不

后

交錯為

郝氏敬曰爵止者奠于薦
右待賓爵行而後交錯也

蕙田案以上兄弟後生舉解于其長

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清爵不止注賓長者賓之長次上賓非即上

受尸酢也無清爵不止別如初者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不用觚大夫尊者也疏此論眾賓長為加爵數多與上賓異何者上賓獻作致爵于主人時皆有清魚從今無清魚從上賓獻尸時亦止爵待獻堂下畢乃舉解今尸不止爵即飲特性長兄弟為加爵又眾賓長為加爵不言獻此言獻者尊大夫若三獻之外更容有獻特性長兄弟洗觚為加爵此用爵爵尊于觚故云大夫尊者也

敖氏繼公曰此獻當用觚不言者文省耳上篇實觚于其筐其為此用與姜氏兆錫曰觚爵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經洗觚亦稱加爵則為通稱可見非為大夫尊故用爵也不償尸通放此

欽定義疏長兄弟不為加爵者大夫之助祭者賓兄弟

初皆在東方獻不殊其長故于尸亦為加爵也此獻亦加爵不稱加爵者大夫禮文故辭異也此用觚無疑勺爵觚解實于筐于此不用觚惡乎用觚乎

蕙田案此眾賓長獻尸侑致爵于主人尸酢

之

蕙田案以上次賓獻致

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注一人次賓長者如初如

下者遂及賓兄弟下至于私人故言亦遂之于下也上言無清爵不止互相發明疏此論次賓舉解于尸更為旅酬如上旅酬之事但前二人舉解于尸侑尸舉旅酬從上至下皆偏飲今亦從上至下故云亦遂之于下

張氏爾岐曰之適也往也謂行此爵于堂下為旅酬也

盛氏世佐曰無算爵之異于旅酬者三旅酬依尊卑之次自尸而主而侑而賓以至于兄弟私人秩然不紊無算爵則賓黨與主黨交錯其酬不俟賓黨酬畢而後及于主黨一也無算爵惟行于堂下在堂上者皆不與二也旅酬平行一酬無算爵二酬並行三也此皆禮之以漸而殺者又案特性旅酬之時堂上亦不與而賓與兄弟即得交錯其酬與大夫禮異至其旅者再乃行無算爵則大夫士祭禮之所同也

蕙田案以上賓一人舉爵于尸更為旅酬

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注算數也長賓取

兄弟取解酬賓之黨惟已所欲無有次第之數也疏長賓取解者是主人酬賓解長兄弟取解者是後生者舉于其長之解

禮記卷之三十六大夫士廟祭

盛氏世佐曰爵自堂下始故可
以逮私人而不可以漬堂上

欽定義疏旅酬後兄弟之後生舉觶于其長者以下行
無算爵時賓長有主人酬賓之奠觶可行長兄弟無
奠觶可行故也尸既與于堂上之旅酬而賓長復加
獻賓一人又舉爵于尸者以尸得與于堂上之旅酬
不得與于堂下之無算爵故于未行無算爵以前為
尸倍致其殷勤也旅酬時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
長賓遂酬眾賓兄弟至于私人酬無不辯然堂上堂
下東西各自為酬不交不錯是為正酬乃直行至爵
行無算乃有交酬有錯酬交酬者長賓與長兄弟次
賓與次兄弟眾賓與眾兄弟東西往來所謂交也至
錯酬則隨其量之能飲與情之夙好而相酬如注云
惟已所欲更無次第之數者始于不醉無歸矣故云

交錯

蕙田案以上堂下相酬無算爵

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注拜送之疏儻
故孔子亦云賓不顧矣拜侑與長賓亦如之眾賓從注從者不拜送也司士歸尸
侑之俎注尸侑尊送其家

主人退注反于寢也有司徹注徹堂上下之薦俎也外賓尸雖堂上婦人不徹

蕙田案以上禮畢尸侑出

欽定義疏儻尸之禮分三節主人獻尸主人獻侑尸酢
主人一節也主婦獻尸主婦獻侑尸酢主婦二節也
賓長三獻尸爵止尸作止爵賓長致爵于主人尸酢
賓三節也三節為之經而正俎遞設又以益送之俎
及燔俎絡繹轉運往來升降為之緯以此觀之則諸

禮記卷之二十一 大夫士廟祭

三

五禮通考卷三十三
三十一
俎之多少隆殺與設俎之人之長次皆秩然而有序矣

若不償尸

注不償尸其牲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
郝氏敬曰凡饋食于室償尸于堂少牢償尸故室中之事比特牲為簡至償尸而後禮備若有故不得償尸則室事加詳矣

欽定義疏正祭在室主于嚴敬償尸在堂則有懽欣和樂之情焉踴躍鼓舞之象焉若不償尸則尸未出室猶全乎神仍于室中行事而主人主婦與尸祝佐食賓及兄弟私人獻酬交錯禮儀卒度于和樂之中多嚴敬之意大抵與特牲後半相類惟無嗣舉奠以辟國君耳孝經所謂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況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于此乎可觀矣又案不償尸之故非一已詳見本篇之首蓋上下大夫皆有償尸之禮亦皆有若不償尸之禮不以爵等殊也舊說以此為攝主殺禮之祭固為失之康成辨之是已而必屬之于下大夫不亦泥乎同一大夫也舉盛祭則償尸稍殺則不償尸夫誰曰不可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四時之祭殊名則典禮不必盡同可見矣

則祝侑亦如之
注謂尸七飯時疏案上篇尸食七飯告飽祝西
郝氏敬曰自迎尸入室以後至祝侑尸食以前禮與償尸同故曰亦如之尸食以後其禮稍異

尸食

注尸食
張氏爾岐曰祝既侑而尸又飯也

迺盛俎臠臂肫臠脊橫脊短脅代脅皆牢

注盛者盛于胙俎也此七體羊豕其脊皆皆取一骨也與所舉正脊幹骨凡十矣肩木舉既舉而俎猶有六體焉疏特牲尸食訖乃盛今入飯即盛者大夫禮與士相變也先言臠見從下起不言肩肩未舉不言正脊長脅骨已舉在俎有司徹不盛俎者更無所用全以歸尸故也三脊二脅皆取一骨盛于所各有一骨體在俎以備陽厭故猶有六體也
郝氏敬曰盛俎謂佐食取眾俎之實盛于所俎祭畢歸尸特牲尸九飯畢則盛俎少牢償尸則俎重絜故不盛若不償尸盛俎如特牲

魚七

注盛半也魚十有五而俎其一已舉必盛半者魚無足翼于牲豕脊脊而已疏牲脊脊亦盛半

欽定義疏魚盛七者為俎釋三个又有祝主人主婦之

魚俎實必奇故盛其半而止也注以為如脊脊之二

骨而各取一骨可也謂無足翼而然則迂矣脂則有

足而亦盛半何以通乎

脂辯無髀

注亦盛半也所盛者右體也脊屬焉言無髀者云一純而俎嫌有為十七體肩既舉俎雖有十六在言盛半明脊屬

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饗之佐食受加于所

注卒

楊氏復曰辯者蓋辯盛右體也盛半脊屬則存乎俎者左脛五體并三脊未舉耳

郝氏敬曰體實肩故後舉加于所居眾體之上故前牢為八體而羊豕俎各餘二體以待陽厭此七皆盛于所俎者也

張氏爾岐曰右不備尸時者八飯後事

蕙田案卒盛謂盛畢註訓卒已是也楊氏本

作舉七張爾岐作舉七皆非是今依續經傳

通解本作卒已

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

注不言魚俎東主于尊

疏少牢魚在羊東今

欽定義疏魚俎在羊俎之東又東則繼魚俎而不繼羊

俎矣不必強為之辭

乃撫于魚脂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

注个猶枚也魚撫四枚脂撫五枚其所釋者脂則短脊正脊代脊魚三枚而已疏魚撫去四枚釋三个脂俎猶有八體在撫去五枚釋三个

楊氏復曰以上舉者先已舉在俎盛者方盛于俎未舉者卒盛乃舉撫者取為祝主人主婦之俎釋者備陽厭于西北隅

郝氏敬曰撫分取也出室也

祝主人之魚脂取于是

注祝主人主婦俎之魚脂取于此者大夫之禮文待神餘也三者各取一魚其脂主人啓主婦

取也出室也

膳祝則器也與此皆于鼎側更載焉不言主婦未聞疏案特牲主人主婦祝皆無膳上大夫饋尸膳為庶羞不載于俎此待神餘下經祝無文故云與以疑之云
更載者上撫時共在一俎設時各異俎故知更載云鼎側則不復升鼎也不言主婦傳寫脫耳
蔡氏德晉曰祝俎之膳用髀與饋尸同不言主婦者統于主人

欽定義疏特牲士禮祝主人主婦之俎皆無魚腊少牢正祭祝俎腊兩髀屬于尻此不饋尸者亦當然也主人主婦正祭時不設俎至饋尸減五鼎為三鼎則腊不用而以魚為益送之俎饋尸無祝而有侑侑主人主婦皆有魚俎為之益送焉此不饋尸則無益送之魚故于此即分尸俎之魚以入于主人主婦之俎所以見雖不饋尸而此禮實自饋尸而殺也既取魚因亦兼取腊主人主婦既有魚腊則祝俎雖已有腊亦當益之以魚以其與饋尸之侑差類也此則視饋尸之禮為殺而比特牲則隆矣祝腊髀臆說非經例

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注凡十一飯十九飯大飯十五飯疏士大夫既不分命數則五等諸侯同十二飯天子十五飯可知

欽定義疏大夫十一飯既不分命數則饋尸不饋尸不分上下大夫可知

佐食受牢舉如饋注舉肺脊

敖氏繼公曰饋並指饋尸之禮
郝氏敬曰受牢舉謂受尸所舉肺脊加于所俎也
張氏爾岐曰不饋尸者尸十一飯時事

蕙田案以上不饋尸尸食之禮其異于饋者二事盛所俎一也撫魚腊俎二也

主人洗酌酌尸賓羞肝皆如饋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饋其綏祭其嘏亦如饋注肝宰肝也綏皆當作授按讀為藏其隋之隋疏此主人獻有五節主人獻尸一也酢主人二也獻祝三也獻上佐食四也獻下佐食五也

敖氏繼公曰此所謂饋皆前篇室中之事初非饋禮乃以饋為文者以其已入饋之節內故耳

蕙田案以上主人酌尸尸酢主人

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胥皆如饋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祝佐食

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饋注自尸侑不飯告飽至此與饋同者在上

受敬為異

叔氏繼公曰此如饋謂拜送爵以上之禮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

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與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

東主婦與反位注棗饋食之邊糗羞邊之實雜用之下饋尸也栗脯加邊

少牢室內西南隅上饋尸主婦直有脯脩二邊此有四邊者彼主人獻尸主婦設

四邊籩黃白黑故至主婦獻時直設二邊通六邊此主人初獻無邊從則主婦四

邊猶少兩邊

叔氏繼公曰邊位自左而右精之變于敬位也

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

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煗于鹽振

祭濟之祝受加于所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注

主婦反邊至祝受加于所此異于饋疏王篇主婦但有獻而已無邊燔從之

專此篇主婦亞獻尸乃有邊饌之事其物又異唯糗同耳故云此異于饋也

蕙田案以上主婦獻尸其異于饋者二事有

邊一也燔從二也

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

尸答拜主婦反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饋卒爵拜尸答

拜注主婦夾爵拜為不饋尸降崇敬疏特牲主婦獻尸不

夾爵拜上篇主婦夾爵拜此為不饋尸降崇敬故夾爵拜

敖氏繼公曰此夾爵拜內子正禮也備則略之

蕙田案以上尸酢主婦其異于饋者主婦俛

拜一事

主婦獻祝其酌如饋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答拜注

自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六大夫士廟祭

三

尸卒爵至此與僮

同者亦在上篇
敖氏繼公曰如僮
其酌以前之禮

張氏爾岐曰謂同上
篇正祭亞獻之節

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
糗祭于豆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注內子不
薦邊祝

使官可也自宰夫薦至賓羞燔亦異于
僮疏特性主婦設邊少牢無邊燔從

蕙田案以上主婦獻祝其異于僮者二事有
邊有燔從

主婦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僮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欽定義疏特牲夫婦交致而又自酢此惟主婦致而自
酢者主人尊則主婦稍降也累而上之至于天子諸
侯則夫婦之間愈尊嚴矣至若特牲主婦之俎與少
牢不僮尸主婦之俎所下于主人者惟俎實不同而

已僮尸主人益送之俎與尸同而主婦止羞羊燔者
婦人之禮于堂事則尤殺也

蕙田案此主婦獻佐食無邊燔故曰皆如僮
又案以上主婦獻祝佐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戶西北面答拜爵止注尸止
爵者以

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
一也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酢主婦三也尸作止爵飲訖酢賓長四也賓獻
祝五也又獻上佐食六也又獻下佐食七也賓致爵
于主人八也又致爵于主婦九也賓受主人酢十也

郝氏敬曰僮尸則賓長三獻尸卒爵酢賓長又獻祝而主人出戶遂起不
僮尸則賓長獻尸受奠而不舉待主人主婦交錯致爵而後舉與特牲同與少
牢僮尸
禮異

蕙田案此賓長三獻尸爵止此與特牲禮同
惟受爵即止異自此以後與僮禮異與特牲
禮略同

又案以上賓長獻尸爵止

主婦洗於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注拜受乃設席變于土也

盛氏世作曰此席于室戶內西面與特牲禮同其設席節亦同特文有先後耳注說泥

主婦薦韭菹醢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於菹北糗在東西佐食設俎臂

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注臂左臂也特牲五體此三者以牢與腊臂而七牢腊俱臂亦所謂腊如牲體

疏右臂戶所用故知左臂也牢謂羊豕也羊豕臂脊脅俱有是六通腊臂而七是牲體惟有三也腊如牲體特牲記文

盛氏世作曰自臂脊以下諸物其一組與少牢禮祝祖相似

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換於醢祭于豆閒遂祭邊奠爵興

取牢肺坐絕祭嗜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執爵以興

坐卒爵拜注無從者變于土也亦所謂順而撫也疏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肝燔竝從

敖氏繼公曰此邊祭不贊且無從與士禮異者避尊者之禮

張氏爾岐曰主婦致爵于主人

主婦答拜受爵酌以醋戶內北面拜注自酢不更爵殺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以爵入於房

敖氏繼公曰主婦亦坐祭立飲而卒爵此文略也

楊氏復曰自主人醋戶以後其節率與特牲禮同但主人不致爵于主婦為異

張氏爾岐曰主婦自酢

蕙田案以上主婦致爵于主人自酢此與特牲禮其異者三事祭邊不贊一也無肝燔從

二也主人不致爵于主婦三也郝氏云自此

以下之禮僨尸皆行于堂不僨尸皆行于室

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答拜注作止爵乃祭酒亦變于土自爵止至作

止爵亦異于賓

張氏爾岐曰尸作止爵

蔡氏德晉曰尸向賓長所獻爵而未舉至是乃祭而飲之也

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

敖氏繼公曰此賓受酢不夾爵拜而卒爵之儀又略以其間有爵止之事既變于上故此儀亦不得同于主人是與饋少異者也

蕙田案以上尸作止爵酢賓長此與饋禮異者一事賓受酢不夾爵拜也與特牲禮異者三事尸自作止爵一也作止爵乃祭酒二也無燔從三也

獻祝及二佐食

姜氏兆錫曰饋尸者不獻佐食佐食乃餽矣

蕙田案此賓長獻祝佐食與饋禮異者二事祝不奠爵一也佐食亦得獻二也與特牲禮異者二事獻祝無燔從一也多一佐食二也又案以上賓長獻祝佐食

洗致爵于主人注洗致爵者以承佐食賡新之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答

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受爵

蕙田案以上賓長致爵于主人此與特牲禮異者一事無燔從也盛氏世佐曰饋尸者室事終于賓長獻祝賓長既獻祝則三獻禮成尸出遂養矣故自此以下皆無其禮于堂乃有之但不洗羞清魚是其異者

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注東面者變于士妻饋尸不變者饋尸禮

異矣內子東面則宗婦南面西上內賓自若東面南上 註特牲主婦南面宗婦東面北上

郝氏敬曰堂之北即房戶之外室戶之東也饋尸于堂則主婦席在房中南面今尸在室則主婦席在北堂東面

盛氏世佐曰郝說殊不然北堂東面非主婦之正位也席于此者辟受尊者之賜也上經云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此主婦受尸酢之位也特牲云席于房中南面則受主人致爵之位也今惟受

賓致爵宜辟之故席于北堂東面

欽定義疏敖氏以宗婦不改特牲東面之位似未必然房中之深幾何既尊兩壺于西墉下內賓繼而南矣

其北即北堂宗婦位于此恐不能容主婦之席矣況其北又逼設洗之所乎或席于宗婦之東為兩層則可耳注謂此宗婦南面理自可通意房中常位本與特牲無異屆賓致爵時主婦乃與宗婦易處既則反之所以然者其亦辟尊者之禮與

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

注席北東面者北為下疏曲禮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為

上故北為下

蕙田案敖氏泥北上之說而以為拜於此者由便其說非

婦贊者薦韭菹醯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棗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棗於菹南棗在棗東

注婦人贊者宗婦之弟婦也

盛氏世佐曰菹在

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膋豕折羊背脊祭肺一膚一魚一

腊膋

注豕折豕折骨也不言所折略之特牲主婦殺折豕無脊膋下主人豕豕豕四體與腊膋而五疏主人豕與腊膋而七此五是其略也

郝氏敬曰此肺膋羊肺也曰祭者誤衍且

盛氏世佐曰羊膋以下亦其一俎

欽定義疏上文云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不言主婦疏以為傳寫者脫耳今此云腊膋是主婦之俎亦取于所薦者無疑矣又薦俎之設籩燔之加尸祝則于主人初獻主婦亞獻時佐食之俎設于主人初獻時亞獻無加焉賤故殺也主人則于主婦致爵時主婦則于賓致爵時皆層遞相接為之不于尸酢時者正祭嚴重不與饋尸同故皆于其專獻也

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揆於醢祭之祭籩奠爵與取肺坐絕祭臍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執爵與筵北東面立卒爵拜

注立飲拜既爵者變于大夫

賓答拜賓受爵

蕙田案以上賓長致爵于主婦饋尸無此禮
此與特性禮異者三席于北堂東面一也無
燔從二也有薦設三也大夫李氏紱改作丈
夫

易爵于篚洗酌醋於主人戶西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
拜主人答拜賓以爵降奠於篚

敖氏繼公曰自是而後以至于未獻室中之事無復如饋者以內外之禮異故耳

欽定義疏饋尸主人獻尸饋侑尸醋而侑不醋主人獻
賓及眾賓主人醋于長賓而眾賓不醋蓋醋者其主
受獻者也不醋者其以次而連獻之者也賓致爵于
主人主婦主人醋而主婦不醋又俟其併致于主婦
而後主人醋之正同此例

蕙田案此賓長自酢于主人饋尸亦無此禮

特性云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蓋與此同
又案以上賓長致于主人主婦

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
內羞在右庶羞在左

姜氏北錫曰內羞即房中之羞

蕙田案此羞於尸祝主人主婦敖氏云自賓
長洗爵至此為賓三獻

又案以上羞於尸祝主人主婦
主人降拜眾賓洗獻眾賓其薦胥其位其酬醋皆如饋

禮

敖氏繼公曰此禮長賓之俎其異于饋者無切肺耳
盛氏世佐曰如饋禮者如其南面拜眾賓于門東至饋西面坐奠爵于薦左之禮也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賓自酢酬長賓

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饋禮其位其薦胥皆如饋禮

盛氏世佐曰如饋禮亦謂自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至亦有薦胥是也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兄弟內賓私人

卒乃羞於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注自乃羞至私人之薦胥此亦與饋同者在此篇不饋尸則祝

猶侑耳卒已也乃羞者羞庶羞疏此一經論主人獻堂下眾賓兄弟下及私人并房中內賓之事

敖氏繼公曰卒謂皆獻畢也獻畢即羞之亦其節之異於饋者

蕙田案此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以上四節皆與饋禮同而其節則異

蕙田案以上羞于堂下及房中

賓長獻于尸尸醋獻祝致醋賓以爵降實于筐注致謂致爵于主人主婦

不言如初者爵不止又不及佐食疏上賓長已獻尸訖明此是次賓長為加爵也

蔡氏德晉曰獻祝亦賓長獻也致謂致爵于主人主婦也酢于主人也

蕙田案此眾賓長獻尸尸酢獻祝致爵主人主婦酢于主人盛氏世佐云此禮與特牲眾賓長為加爵同惟爵不止為異又案上經論饋尸于堂之禮云賓長獻于尸如初無醋爵不止與此禮相當其異者四事獻尸尸即酢之不待其獻致之異一也彼無祝此無侑二也致爵兼及主婦三也又酢于主人四也

蕙田案以上次賓獻致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注此亦與饋同者在此篇疏此堂下兄弟及賓行無算爵似下大夫闕旅酬直行

無算爵而己

李氏如圭曰此兄弟舉觶于其長亦當如饋禮在羞于私人之後賓長加獻之前文不具耳

欽定義疏旅酬與無算爵分言之為二節合言之總一旅酬也此經文義甚明賓筵詩云舉酬逸逸言旅酬

而自該無算爵也中庸云旅酬下為土朱子章句義略同蓋由獻而有酢由獻酢而有酬由酬而有旅由旅之爵有算以至于爵之無算若不行旅酬無由驟行無算爵也賈疏以為闕旅酬直行無算爵未必然

蕙田案饋尸旅酬者再而後行無算爵尸侑在堂上與于旅酬而不與無算爵特牲與不饋尸尸祝主人皆在室中竝旅酬亦不與又無侑故無二人舉觶及賓一人舉爵之事其旅也特賓與兄弟交相酬而已然亦有二番旅酬而後及無算爵特牲先旅西階一觶次旅阼階一觶是也此經云交錯其酬亦謂二番旅酬注疏無旅酬直行無算爵之說非是蕙田案以上旅酬無算爵

利洗爵獻于尸尸醋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注利獻不及主人殺也此

亦異于饋 疏此佐食為加爵云殺者對上文賓長加爵及主人異者少牢無利獻饋尸佐食又不與也 盛氏世佐曰利謂上佐食也此 與特牲禮異者祝不卒爵耳

蕙田案以上上利獻尸祝

主人出立於阼階上西面祝出立於西階下東面祝告於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祝前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注自

主人出至此與饋禩者也先養徹主人薦俎者變于士特牲饋食曰徹阼俎豆邊設于東序下 疏與饋禩謂有同有不同特牲既餽祝命佐食徹阼俎豆邊此後前徹阼薦俎 故云變于士 盛氏世佐曰自主出至復位于室中與少牢同自祝命佐食至歸之與特牲同

蕙田案此祝告利成獻俎歸俎徹阼俎與饋禮異者二事歸尸俎一也徹主人薦俎二也

與特牲禮異者亦二事告利成于階上二也
先餽徹主人薦俎二也

蕙田案以上祝告利成尸出

乃養如饋

注謂上篇自司宮設對席至上餽與出也

蕙田案以上養

卒養有司官徹饋饌於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

几俎用席

注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此于尸設改饋當室之自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于此所以為厭飫不令婦人改徹饌致豆變于始也尚使官也佐食不舉羊豕俎親餞尊也厭隱也古文右作侑非作弗疏宰夫多主主婦之事敦豆木主婦設之今官徹明宰夫為之故云變于始

始

郝氏故曰饋尸則禮備而神享足為無改設不饋尸于是有改設之禮

納一尊于室中

注陽厭殺無元酒

司宮埽祭

注埽豆閒之祭舊說云埽之西階東疏神位在西故近西階

曾子問幣帛皮圭為主命埋之階閒

蕙田案以上陽厭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於西階上

東面司宮闔牖戶

注開牖與戶為鬼神或者欲幽闇

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

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眾賓出主人拜送於廟門外乃

反

注拜送賓也者亦拜送其長

婦人乃徹

注徹祝之薦及房中薦俎

徹室中之饌

注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外內相殺

教氏繼公曰室中之饌即改設者也婦人徹此饌者謂其當以入于房與几徹饌而以入于房者婦人乃得為之不然則否

欽定義疏不饋尸之禮亦分三節主人獻尸尸酢主人

主人獻祝獻佐食此一節也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

婦獻祝獻佐食二節也賓長獻尸爵止尸作止爵尸

酢賓賓獻祝獻佐食致爵于主人致爵于主婦酢于

主人三節也

蕙田案以上俎出送賓徹饌

右儀禮有司徹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十二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十二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葆德總督蘇蘇桐城方觀承同訂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昌曾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一百十三

大夫士廟祭

周禮地官載師以士田任近郊之地

注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疏單士恐不兼

卿大夫故破從仕宦之仕

禮記王制夫圭田無征

注夫猶治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疏夫圭田者畿內無公

田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潔白也

陳氏禮書孟子言九一而助繼之以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者圭田祿外之田也餘夫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古者自卿達于士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世因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

圭潔也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疏謂之圭田者所

以名其潔而供

陳氏禮書士虞禮曰圭為哀薦之饗詩之吉蠲或作吉圭則圭田潔白也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則圭田所以共祭也卿以下有圭田猶天子諸侯之有藉也圭田無征所以厚賢也

右圭田

禮記曲禮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

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

器雖寒不衣祭服注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無田祿者祭器可假有田祿者祭服宜自有粥賣也疏家造大夫始造家事也崇

敬祖禱故祭器為先有地大夫祭器祭服俱造然雖得造器必先為祭服後為祭器耳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

胡氏銓曰家謂人家鄭云大夫稱家非也若止謂大夫造祭器則下云祭器不踰竟何以兼士乎

呂氏大臨曰犧賦亦謂器也犧牲之器如牢互盆祭之屬也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故也不祭則薦而已與庶人同故不設祭器也

有田祿則牲殺器皿衣服皆不可不備

方氏慈曰以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為非禮以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為禮此其辨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

器於士注祭器用君祿所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說已復還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注祭器衣服不假者謂四命大夫也衣服祭服也四命大夫得自造祭器衣服

陳氏禮書周禮鄉師比其吉凶二服闋其祭器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益無田祿者可共而不可設有田祿者可設而不可具則具而不假者大夫禮之盡也

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惟孤爾然則士弁而祭於己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疏此明大夫士公私祭服大夫謂孤也冕綸冕也祭於己自祭廟也助祭為尊故服綸冕自祭為卑故服爵弁士以爵弁為上故用助祭冠元冠為卑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故用元冠也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己以己既爵弁親迎親迎輕於祭尚用爵弁則自用爵弁自祭已廟於禮可用也

崔氏靈恩曰孤不悉綸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綸若方伯之孤助祭則元冕以其君元冕自祭不踰之也

馬氏諦孟曰周禮曰卿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大夫以元冕為極而士以爵弁為極也

詩周南采蘋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傳方曰筐圓曰筥相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天學衍義補邱氏濬曰朱子謂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案人子之事親當事死如生事亡如事存吾之祖考平日所用之器血如此所破之衣服如此及其死亡也而又別為器與服以事之今人之生所用者桌椅杯盤死人生用几筵俎豆則死亦用几筵俎豆以事之今人之生所用者桌椅杯盤死所用者亦當以桌椅杯盤是即朱子所謂從宜者也政不必泥於古一惟稱家之有無隨俗之所尚惟誠惟孝起敬慕雖不能一如古人行禮之度數而古人行禮之心則固常存也

右祭器衣服冕弁

禮記曲禮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注索求得而用之疏公羊帝牲必在條三月稷牛惟具稷牛

有矣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也此大夫士謂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喪祭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謂皆大夫之虞也植牲卒哭成事謂皆少牢是也其大夫牲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故上云大夫犧賦為次但不毛色純耳案楚語觀射父云古者牛羊必在條三月小者大夫豕不過十日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條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方氏慤曰於大夫言索者以無養獸之官必索而後得之故也所謂羊豕者或以羊或以豕也

王制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注故謂祭享羞不踰牲謂祭以

羊則不以牛肉為羞也

禮器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注稱牲之大小而為也此指謂助祭者耳足猶得也云百官踰眾也疏臣助祭則各有俎祭尊播及胞翟雖復羔豚之小而百官皆悉得之假令大牢亦不使有餘小而皆得大而不餘是各稱牲體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無地大夫士薦羔豚也無地則無臣助祭故鄭云百官踰眾也陸氏佃曰羔豚而祭謂小祭祀太牢而祭謂大祭祀先儒謂羔豚為無地大夫之祭是猶讀重漢而責周無遺民也

蕙田案大夫祭用少牢謂羊豕此云羔豚乃羊豕之小者耳與無田則薦之說無與孔氏非也陸農師以為小祭祀亦非字說羔小羊豚豕子

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

注君子謂大夫以上疏

大夫常祭少牢遺奠及卒哭用大牢匹士士也士常祭特豚遺奠卒哭加一等少牢馬氏晞孟曰君子者以位之貴者言之匹士者以位之賤者言之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皆君子也天子諸侯卿大夫位之尊其禮可以致其隆故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大牢而祭謂之禮也至於匹士大牢而祭故謂之攘攘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春秋襄二十二年左氏傳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

少牢

注四時祀以一羊二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疏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是時祭用少牢今公孫黑肱使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

羊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也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大牢者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故也雜記據喪祭故進用等士喪禮士遺奠用少牢是也

國語楚語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

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

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

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

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

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邊豆脯醢則上下共之

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

用

禮記禮器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

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

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疏特牲云主人

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案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舉解卑者舉角音案特牲少牢禮尸人舉奠解是尊者舉解特牲主人受尸解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天子諸侯祭禮亡交不具也

陸氏佃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尊者舉解卑者舉角者凡安尸天子舉解諸侯舉角則卿舉解大夫舉角飲若特牲饋食饋尸以角旅酬更以解與此不同者蓋卑者以大為貴然則此經所言蓋天子諸侯之儀也

蕙田案賤者獻以散疏以為禮無其文而陸

農師引祭統散爵獻士為說蓋獻義原兼下

獻上上獻下兩義不必專指下獻上陸說亦

可通然明堂位加以璧散加爵係助祭之賓

所獻此仍是下獻上疏不引之未詳何說

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

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

也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

卒度笑語卒獲注戒謂散齋也承猶事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尚味淫猶質也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獻主人降洗爵獻賓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言祭有酒食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也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疏主人至獻賓此儀禮特牲文在堂上者觀望在室之人以取法在堂下者觀望堂上之人以為則上下內外更相做法

葉氏夢得曰助祭而羣昭羣穆咸在其賜爵者皆以齒也故以教民睦詔祝升首皆在室故堂上觀乎室羹定酌尸皆在堂故曰堂下觀乎上

蕙田案因其酒肉聚其宗族此指祭畢之燕

即中庸燕毛序齒楚茨備言燕私之事鄭以獻酬薦俎為說者祇緣所引詩詞當在獻酬

交錯時故也不知獻酬乃賓主之事燕私乃族人之事經云聚其宗族不得以獻酬當之

引詩斷章未可拘泥尸飲三眾賓飲一此酌尸之事主人獻尸尸酢主人主婦獻尸尸酢

主婦眾賓獻尸尸酢眾賓故曰尸飲三眾賓飲一陸農師以裸獻為言其說無稽又酌尸

在室葉氏以為在堂亦誤

祭義曾子曰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注喻貧困猶不取惡

黃氏曰粟者祿也謂父母既沒必仕於仁諸侯賢大夫之朝立身行道以終祭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恐辱先也孟子云士三月無君則弔失於祭祀之禮也親沒者必居於仁者之朝食祿行道以終祭祀之禮為有終也

右牲牢酒醴黍稷

祭統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注同之言謂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凡也疏謂共也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凡死則魂氣同歸於此故夫婦共几鄭注以某妃配儀禮少牢文謂祭夫祝辭不但特設辭亦不特設其几祝辭與几皆同於夫也故鄭注司几筵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席亦共之必云同几者筵席既長几則短小恐其各設故云同几也

朱子語錄問生時男女異席祭祀亦合異席今夫婦同席如何曰夫婦同牢而食家廟之制伊川只以元

妃配蓋古者只是以媵妾繼室故不容與嫡並配後世繼室乃是以禮聘娶自得為正故唐會要中載顏魯公家祭有並配之儀祭於別室恐未安

蕙田案朱子答汪尚書有正廟配食止合用初配一人其再娶及庶母之屬皆各為別廟祀之云云蓋朱子未定之說當以語錄為正

右鋪筵設几

坊記禮非祭男女不交爵注交爵謂相獻酢 疏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非祭不交爵也內則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注祭嚴喪遠授器不嫌也家語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閭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進俎而不授徹俎而不與燕宗老不具則不釋繹不盡飲則退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

之婦動中德趣度於禮矣

右交爵授器

論語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注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喪鬼神之餘也

朱子集註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藝鬼神之餘也

禮記少儀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禮記少儀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牲豕則以豕左肩五个注曰致福曰膳曰告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主人展之展省具也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臠因牛序之可知

方氏慤曰膳夫所謂凡祭祀之致福也受而膳之是矣必謂之福以言祭者獲福致其餘於人而與之同其福也曰致膳者蓋祭祀不祈為己而祭非敢邀福以其味之善乃致之於君子爾於致膳曰君子則致福又可知矣至於祔祔特告死者之已練而已故直以告稱之展與展墓之展同主人展之省其善否也

其授使者與反命皆再拜稽首則敬之至也止言膳告而不及致福則致福者尤致其敬不嫌其不如是矣臂則脛也肅其節也

右分肉致福

論語祭如在

注孔曰言事死如事生

朱子集註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先主於孝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朱子語錄問祭如在人子固是盡誠以祭不知其可使祖宗感格否曰上蔡言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這裏盡其誠敬祖考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箇根苗來如樹已枯朽邊旁新根即接續這正氣來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注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朱子集註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

禮記玉藻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注如觀其人在此凡祭謂諸祭也容貌恭

敬顏色溫和似見所祭之人謂如在也

方氏慤曰孝子之祭也退而立如將受命蓋容貌如見所祭者也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蓋顏色如見所祭者也

凡行廟中齊齊

注齊齊恭整貌疏廟中對神行步不敢舒散齊齊自收持嚴正之貌

祭義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

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

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

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

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

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

夫各有所當也

注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慤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

修整也及交及與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也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熟也薦俎豆與俎也恍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

方氏慤曰特言嘗則與月令言嘗犧牲祭法言享嘗乃止同義奉薦而進謂子奉所薦之時物而進之於其親也慤言奉之之容完實而無文趨趨以數言行之節收攝而不疏濟濟者威儀之齊而遠則優游而不迫漆漆者威儀之飾自反則反覆而不苟濟濟者之遠則異乎趨數者矣漆漆之自反則異乎慤者矣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則致其節而於神明之道不及以交矣致其濟濟漆漆則非以恍惚與神明交矣恍惚焉若無惚焉若有神人之道幽明之際以誠心交之其狀

如此周氏謂曰濟濟之容遠也而漆漆之容自反也遠而自反非主祭者之容特其助祭者之容耳故孔子之言祭則濟濟漆漆而親奉祭則慤而趨趨者蓋言之各有所當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注言當盡已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加受命敖也已徹而退

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注誦克誦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

厚也愉顏色和貌也薦之謂進熟也欲婉順貌齊謂齊莊固猶質陋也而忘本而衍字也

方氏慤曰其立之也言方待事而立也其進之者言既從事而進也其薦之也言奉其物而薦也退而立者言其進而後退也已徹而退者言既薦而後徹也蓋退而立則少退而已已徹而退則于是乎退焉誦則身之屈也愉則色之愉也欲則心之欲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則順聽而無所忽焉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則慎終如始矣

蕙田案誦謂身之屈進即進退之進方解得之註訓誦為喜貌進為進血腥未的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注百事謂齊之前後也如懼不及愛如懼

不及見其所愛者也奠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酌之屬也如語焉而未之然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答也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視思念既深如覩親將復入也術當為遂聲之誤也

禮器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正祭之時事戶在室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內受饌設於戶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正祭後饋尸之時事戶於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階也

張子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亦通達連續之義也

方氏慤曰室事謂有事乎室若血毛詔於室之類堂事謂有事乎堂若羹定詔於堂之類執事者內外異位乃以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為力矣宜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也

蕙田案大夫無朝踐於堂之禮故註疏訓堂

事為饋尸其實少牢禮正祭時自陳鼎東序至上養親暇其有事於堂者不少不應獨指饋尸為堂事也方氏說得之

右容儀節度

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注仲係叔係季係氏皆立桓公廟而僭焉疏鄭知魯得立文王廟者案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註云周廟文王廟也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彼據有大功德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也

朱子語錄諸侯不得祖天子然魯有文王廟左氏亦云鄭祖厲王何也此必周衰諸侯僭肆做此違條礙法事故公廟設於私家

禮器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注濫亦盜竊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為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纁纁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宮室之飾士皆本大夫達

後諸侯斷而襲之天子加
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

方氏慈曰是皆天子之禮管仲以陪臣為之則過於奢矣奢則僭故
君子以為為監者溢而無所制之謂也雜記所謂難為上者以此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

為隘矣注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也

方氏慈曰隘者陋而無所容之
謂雜記所謂難為下者以此

禮運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酸學

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

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注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

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僭君謂僭禮之君也臣之奢言擬
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疏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一
人兼攝羣職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
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
王之下大夫亦四命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
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為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
也

周氏謂曰以官事不攝於聲樂皆具為非禮則然矣以祭器不假為非禮則誤
矣正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果大夫祭器猶且假之則燕器

益未嘗有殆非先王
養成德者之義也

應氏鏞曰祝嘏辭說藏於公而不藏於私若金賸納於匱中是也周公不欲宣
其事而揚己之功故命祝史勿敢言若夫常時祭祀之辭說未嘗不使人知之
也故曰宣祝嘏辭說苟欲聽宗祝巫史為之而
又俾私其藏不為隨之橋舉則為漢之祕祝矣

蕙田案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應氏之說

得之無祭器則亦無燕器孟子所謂牲殺器

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是也意

士無田不祭其無田之大夫猶得假祭器以

祭歟

春秋僖公十有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注夷伯魯大
夫展氏之祖

父夷論伯字震
者雷電擊之

高氏闕曰不曰公孫者大夫
三廟宜毀而不毀故貶之也

左氏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公

羊傳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為者

五傳直經三皇三大夫土廟祭

十

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穀梁傳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注明夷伯之廟過制

家語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右廟祭僭忒

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酌不酢而已矣大功酌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注齊衰異門則祭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也死者無服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

右臨祭廢禮

王制庶人祭於寢注寢適寢也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知薦而已薦

程子曰庶人五服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當如是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注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疏云取與物相宜者謂四時之閒有此牲穀兩物俱有故云相宜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非謂氣味相宜也

陳氏禮書卯魚豚雁以時之所宜論之則春宜豚冬宜鮮此則秋以豚夏以魚以物之相宜論之則羊宜黍豕宜稷雁宜麥魚宜苽此則黍以豚麥以魚何也蓋魚之於夏豚之於秋雁之於冬尤多而易得者也庶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而已月令季秋薦稻稻常獲於十月而天子以前此者為貴故與庶人異

方氏怒曰韭之性溫則陽類也故以配卯卯陰物故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魚與豚魚與豚皆陰物也稻則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雁雁陽物故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

天戴禮天園篇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

注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為主

國語楚語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庶人食菜祀以魚士庶人舍時陳氏禮書庶人之死曰鬼寢而不廟薦而不祭故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取其與新物相宜而已國語曰庶人有魚炙之薦而不及豚雁者舉其所易者言之也然言庶人舍時則與王制異矣古之貴者有正寢有燕寢正寢在外燕寢在內然則庶人祭於寢蓋亦在外之適寢歟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鄭氏曰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寢所以館士則在外可知

右庶人祭寢

禮記檀弓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忘日不

樂

注終身之憂謂念其親無一朝之患謂毀不滅性也忌日謂死日不用舉吉事方氏慈曰忌日不樂蓋終身之憂有見於此

祭義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

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

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注享猶祭也饗也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疏非謂忌日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以孝子至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他事也

輔氏廣曰忌日當以喪禮處之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

哀稱諱如見親祀之思也注言思親之深

喪大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

於宗室注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各歸至忌日及朔

望則歸殯宮也

程子曰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蓋廟中尊者所據

又同室難以獨享也

張子曰或問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

情自亦不害凡忌日必告廟為設諸位不可獨享

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

亦迎出此雖無古禮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

其子孫食素古人於忌日不為薦奠之禮特致哀

示變而已

朱子語類先生母夫人忌日著黻黑布衫其中亦然

友人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

喪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

服之制曰某自有弔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輔廣錄

忌日祭只祭一位問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

也不知忌日合著如何服曰唐時士大夫依舊孝服

受弔五代時某人忌日受弔某人弔之遂於坐間刺殺之後來只是受人慰書而不接見須隔日預辦下謝書俟有來慰者即以謝書授之不得過次日過次日謂之矣禮服亦有數等考與祖曾祖高祖各有降殺妣與祖妣服亦不同大槩都是黻衫黻巾後來橫渠制度又別以為男子重乎首女子重乎帶考之忌日則用白巾之類疑亦是而不易帶妣之忌日則易帶而不改巾服亦隨親疎有隆殺問先生忌日何服曰某只著白絹涼衫黻巾不能做許多樣服得問黻巾以何為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黻巾之制曰如帛複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幘頭然沈備錄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卻不思量到古人所以貴於卜日也 過每論士大夫家忌日

用浮屠誦經追薦鄙俚可怪既無此理是使其先不血食也乙卯年見先生家凡值遠諱蚤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待賓客考妣諱日祭罷裹生絹黻巾終日一日晚到閣下尚裹白巾未除 問未葬不當時祭遇先忌如何朱子曰忌者喪之餘祭亦無妨然正寢已設几筵即無祭處亦可暫停

顏之推家訓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眾務爾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與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社修感念哀甚鄰里間之為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譟聞聲樂及行遊也
李濂忌日答問李子當考妣忌日必杜門謝客不親書史疏素竟日客有造謁於門者闔人辭焉他日客慍見李子再拜謝已而歎曰古禮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忌日必哀某於考妣忌日致齋於內不通賓客守先王之禮也亦情之不容已者也粵稽諸古若王修之母以社日亡每歲社日修感念哀甚里間為之罷社祝欽明以匿親忌日而貶申日

元且以忌日辭攝祭而甘坐罰凡此咸可鑒也夫既見賓客必接談笑而孝子之心忍乎不忍乎顏氏家訓曰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愴惻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眾務而艾仲孺侍郎嘗聞其祖母于歸時衣笥中得黻黑衣婦妯皆驚駭詰之曰父母教以遇翁家忌日著此服爾當時衣冠之家猶知此禮惜今未之聞也晦庵先生每于母夫人忌日著黻黑巾衫門人問其故先生曰子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乎先生凡值先代忌日必蚤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禮闔門蔬食此士大夫所當法也故曰君子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有如須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如須之喪弔日是也夫天之道陰陽不同時則當寒而燠者逆道也人之理哀樂不同日則忌日接見賓客談笑如故者逆理也君子愛人以德君其勿深咎予哉客再拜曰先生教我合作忌日

右忌日祭

中庸薦其時食

朱子章句時食四時之食各以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蕙田案中庸薦其時食指正祭言今俗節之

祭古禮所無然與薦時食之義相近故先賢不廢家禮云俗節則獻以時食是也

朱子語錄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 叔器問行正禮則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某家依而行之
朱子文集答張欽夫書節祀有說蓋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為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況

今於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燕樂
隨俗自如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必
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然廢之不
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廢之祭拘於定
制不復能舉而燕飲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如也
此於天理亦豈得謂安乎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
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
其於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

邱氏嘗大學衍義補家禮俗節則獻以時食如清明寒食端午中元重陽之類

右節薦

蕙田案忌日俗節之祭古人所無而今人所
有且為大夫士庶人通行之禮故竝列焉

春秋僖公十年左氏傳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疏傳稱非我族

襄公六年穀梁傳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類其心必異則族類不睦皆謂非其子孫妄祀他人父祖則神不歆享之耳

史記趙世家趙武服程嬰公孫杵臼齊衰三年為之
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正義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別舒一坐祭二士矣
朱子文集答汪尚書書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
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禮既未安而勢
不及其子孫則為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為之置
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為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
則其力或不足以為此或雖為之而彼為後者無所
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
非不足為若為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
以祿之則彼為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
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

奉烝嘗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
若果如此則使為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
亦何為而不可願早為之使異時史策書之可以為
後世法

蕙田案非族之祀世俗亦間有之列於末條
以為承祭者之戒

右不祀非族

